

集倫畫室



# 和列寧相遷的日子

生活書店發行

羅復南譯



# 和列寧相處的日子

(法·布魯瓦著 王德勝譯)

商務印書館  
發行



宰列和基爾高



2935153

目次

和列甫相處的日子.....一

初次會晤.....三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七

旅行到美國.....一〇

在倫敦會議中.....一四

列甫的演說.....一八

列甫與工人.....二二

在巴黎的會見.....二六

列甫在義大利.....三三

一九一七年我和列甯的爭論·····	四一
「真理的完滿的具象」·····	四六
關於知識分子和專門家·····	五一
革命策略·····	五六
列甯的風格·····	六四
對於同志的態度·····	七一
普洛文學·····	八〇
附錄 列甯給高爾基的十五封信·····	八五

## 和列甯相處的日子

勿拉得米列寧死了。世界已經失掉了一個卓越的天才，比較他的同時代的任何大人物都更偉大得多，這是連他的某些敵人也敢於承認的。下面的話是在捷克斯出版的資產階級的德文報普拉格日報論列寧的結語——這論文的基調對於他的偉大的人格是表示敬畏的：「偉大而且可怕以至超於我們的意想之外，即令是在死了之後——這樣一個列寧。」顯然的，在這論文裏所隱伏着的情感並不是單純的幸災樂禍，並不是犬儒派所謂「敵人的尸體總是香的」；也不是因為一個偉大而驚人的「精神」的消逝而感覺釋然。那確乎是在誇耀一個偉大的人格。

● 列寧本名為弗拉得米伊里奇烏里亞諾夫 (Vladimir Ilich ulianov)，生於一八七〇年，死於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對於列寧的死，白黨的報紙既沒有道德的勇氣也沒有良好的鑑賞力，並不能表示資產階級報紙對於這以無畏的理性和堅強的意志生活過來的最高模範之一的人格所表示的敬意。

要描寫勿拉得米伊里奇列寧的肖像是一件困難的事。而作為他的外表的一部分的他的言詞是多得好像鱗片似的。他所說的各樣事的簡明和爽直，正是他的性格的一種主要表徵。他所成就的英雄事業並沒有那種環繞在聖像頭上的光暈。他的行為是俄羅斯人所熟知的那種英雄主義——俄國真正革命的知識份子的那種自我犧牲的刻苦底，嚴肅底生活，他們不可動搖地堅信社會正義在人間的可能性，捨棄一切生活的歡娛而為人類的幸福勞苦着。

在他剛死以後我所寫的關於他的文字——那時我被哀愁所壓倒——是匆促寫成而且不適當的。那時因為有所顧忌，許多事我都不能寫出來，我希望這是可以充分瞭解的。他是一個明察的，大智慧的和「大智慧中有大悲苦」的人。

他往往能夠看得很遠，而且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間談論人物的時候，他就常常確切地預言了他們在近幾年間的變化。這些預言不一定叫人高興，而人也不常相信牠們，但是不幸他的疑慮之詞已經在許多事實上證明了。

### 初次會晤

我的前次的回憶錄的不滿意的性質，由於許多缺漏和矛盾的發現而日見其增加了。我本來應該從倫敦大會說起，那時烏拉得米伊里奇正在屹然挺立於疑惑，誤解，和公開敵對，甚至仇恨的境地之中。

現在我還分明看見倫敦郊外的木造教堂的光禿的牆壁——簡陋到荒唐的程度——和那或許作過可憐的學校教室的狹小的廳堂的尖圓形的窗子。

和教堂相似的不過是這建築物的外表。內面却沒有一點教會的跡象，甚至那

● 俄國社會民主黨大會於一九〇七年舉行於倫敦。



講台也不放在廳堂上方的頂端，却擺在入口處的兩道門之間。

這以前我不曾見過列寧，也不會讀過我應該讀的關於他的那麼多的事情。但是我曾經設法讀過的，以及與他親近的人們的熱心的敘述，已經強烈地引動我心嚮着牠。當我被介紹的時候，他誠懇地握着我的手，並且，用他的銳利的眼睛審察着我，然後用一種故交的聲調玩笑似地說：「你這樣高興的來了。我相信你是喜歡打架的吧？這裏正有一場絕好的格鬥。」

我想不到列寧是這樣的。他缺少某種東西。他用喉音發着「R」的捲舌音，而且把雙手插在腋下逍遙地站着。他似乎太平凡，並不給人自己是一個領袖的印象。作爲一個文人，我必須留意那些細節，而這種必須已經成爲我的習慣，有時這習慣是惱人的。從前，我初次會見羅列罕諾夫的時候，他抱着手，嚴厲地看着我，略帶一種過勞的教師看着多餘的學徒的厭煩的表情。他所說的話我一言也不記得了，除去這極其平淡的套語而外：「我是你的作品的一個賞鑑者」；而

且在會議的期間，我或他都沒有想要互相談心的意願。

此刻站在我前面的是一個禿頭的，矮胖的，堅實的人。說着喉音的「R」的捲舌音，一隻手握着我的手，另一隻手摸着那蘇格拉底式的前額，他的亮得出奇的眼光懇切地照耀在我身上。

他立刻開始談論我的母親的缺點——顯然他已經讀過存在勒得支尼可夫●的手裏的那稿本了。我說我倉促寫成了這本書——但是沒有說明爲什麼。列寧同意地點點頭，自行給以解釋：是的，我應該趕快寫好，現在需要這樣一本書，因爲許多參加革命運動的工人是這樣隨便，這樣含糊，給他們讀一讀母親是很有益

● Plekhanov, George V. (1856-1918) —— 俄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初與列寧合作，共同領導社會民主黨，分裂後成爲孟買派克派領袖，與列寧所領導之布爾維維克派對抗。在大戰中支持俄國新帝國主義；十月革命後反對蘇維埃政府努力。

● Ludyzhnikov, S. P. —— 革命前，一個出版公司的經理。

的。「正當其時的書。」這是他給我的簡短的批評，但是我以為這是最可珍貴的。

然後他鄭重其事地詢問，這書被翻譯了麼，經過俄國或美國的檢查官的斧削了麼。當我告訴他作者已經被檢舉過了的時候，他初而皺眉，繼而仰起頭，閉着眼睛，然後爆發了異常的大笑。這一笑召來了幾個工人和烏拉爾斯基——我想是他——還有別的一些人。

那時我在一種慶幸的心情之中。我在三百個精選的黨員之中，我知道他們是由十五萬有組織的工人派來出席的。我的眼前全是黨的領袖，老革命家蒲列罕諾夫，阿舍洛得，和杜才。我的慶幸的心情是十分自然的，而且將要被讀者所理解的，當我再加說明我在離開本國這兩年間，我已經變得極其頹唐了的時

● Axelrod, Paul B. (1860—1923)——於一八八三年與蒲列罕諾夫組織勞工解放團；後來成為孟買維克漢的著名領袖之一；反對蘇維埃政府；第二國際的幹部。

● Deutsch, Leo G. (1855—)——一八八三年與勞工解放團的領袖之一；一九一七年革命時與蒲列罕諾夫合作，反對蘇維埃政府。

候。

##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

我的頑唐開始於柏林，在那裏我會見了社會民主黨的諸領袖，並且和伯伯爾，辛格——一個很肥胖的角色——會餐，周圍全是些名人。

我們在一間寬敞而舒服的房間裏宴會。風雅的，繡花的罩子，罩着幾隻金絲鳥籠，繡花罩子披在手椅的靠背上，以免坐在牠們上面的人們的頭會沾污了那些椅套。各樣東西都穩當而且牢固。各個人都莊重地吃着，用莊重的腔調互相談論着「靈爾次提」。這對於我是一個新鮮的名詞，但是我知道「靈爾」是法語的「境」，而「次提」是德語的「時候」——「境時候」。

● Babel, August(1840—1913)——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

● Singer, Paul(1844—1911)——奧的伯爾同為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

幸格一再稱呼考茨基爲「我的浪漫主義者」。伯伯爾，以及他的鷹鼻子，對於我似乎有些揚揚自得。我們喝着萊茵酒和啤酒。酒是酸的，微溫的。啤酒是好的。諸位社會民主黨人尖酸地和虛謙地談論着俄國的黨和革命，但是不談論他們自己的黨，德國的黨——一切都好極了！一派揚揚自得之氣。連那些椅子也似乎欣欣然承受着諸位領袖的光榮的屁股。

我和德國黨的關係是頗爲微妙的。一位重要的黨員，就是那後來著名的巴爾維士，曾經得到支南尼伊。許可他向各劇院收集我的下層的版稅。一九〇二年他潛自到西巴斯陀坡，在車站上取得了這許可。他收集的錢是這樣分配的：百分

● Kautsky, Karl (1854—) 德國馬克司主義的理論家；後來是反共產主義的理論家。

● Parvus (A. I. Helfand 1859—1924) 俄國馬克司主義者，亡命德國，於一九〇〇年

間，活動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之中；後叛變，在大戰期間，充德國間諜，從事軍火商業。

● Znanjko 當時布爾什維克的一個合法的出版社。

之二十歸他，其餘的四分之一歸我，四分之三作為社民黨的經費。巴爾維士當然知道這些條件，而且高興這樣辦法的。四年以來，這劇本輪流上演於全德國各劇院，單是柏林一處就上演過五百多次，所以巴爾維士必定收到了十萬馬克。但是他送給文勒尼伊的（負責人）庇提尼次基的並不是那款項，而是一封信，很幽默地通知他他已經把那筆款全化在和一位年輕女人到義大利去的一次旅行上了。因為我個人對於這一次必定很快活的旅行有那一筆錢的四分之一的關係，我認為我自己應該通知德國黨中執會關於那四分之三的事。我的信是由勒得支可夫轉交的。那中執會對於巴爾維士的旅行毫不動容。後來我才知道他已經被黨開除了；老實說，我是喜歡看見他被資罰的。過了不久，當我在巴黎的時候，有人指給我一位極其漂亮的年輕女人，說這就是和巴爾維士同到義大利去的旅伴。「一位很貴的少奶奶」，我想，「很貴」。

● 英譯 巴爾維士，意謂「很貴」或「親愛的」，此處應作雙關語。

在柏林我會見許多人——作家，藝術家，文藝愛好者等等。他們的自得和自尊不過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

### 旅行到美國

在美國我曾多次會見莫里斯赫爾格，他的雄圖是要作紐約的市長或省長。我見過許多人或許多事，但是我沒有會過一個能夠理解俄國革命的全部意義的人，而我在各處覺得一般人都把牠當作「不過是歐洲的一件偶然的事」，而且是在那「不是虎烈拉便是革命」的國家裏的常事——這是「同情於社會主義的」一位「漂亮太太」的話。

● Morris HellKnic(1870)——美國社會黨領袖；富足的律師；大戰後主持反蘇聯運動；現為美國右派社會黨領袖。

到美國去募集布爾雪維克的經費這意見是克拉辛提出來的。孚洛夫斯基和我同去，作為秘書和各種集會的組織者。他深通英語，但是黨要他作別的工作，又派了布里尼來代替他。他不懂英語，在途中纔開始學習，一直到美國還在學習。

社會革命黨知道了我的旅行的目的的時候，他們發生了孩子氣的趣味。我還在芬蘭的時候，柴可夫斯基和支托洛夫斯基就來向我提議：款項的募集不應該專為布爾雪維克，而應該是為「一切革命」。我拒絕了為「一切革命」募款。因此他們也派了「祖母」到那裏去，於是在美國就出現了兩批各不相干而且連面都

● Krasin, L. B. (1879—1926)——布爾雪維克領袖，十月革命後曾任蘇聯政府要職，曾任蘇聯駐英及駐法大使。

● Vorovsky, V. V. (1871—1923)——布爾雪維克領袖之一。一九二三年代表蘇聯出席洛桑會議，並反對該所議設。



不見的募款人，顯然爲了兩個不相同的革命。

美國人自然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來考究哪一個更好，更可靠。「祖母」顯然已經著名於他們之間——他的美國朋友早已替他散過廣告了——而且沙皇的大使已經替我預備下一場侮辱。●美國的同志也把俄國革命當作「局部的」，無結果的事，所以對於我在各集會中募集的款也就頗爲「自由」了。總之，我募得的錢很少，不到一萬美金。我決定寫些報紙文字弄一點錢——但是在那裏又碰見一個巴爾維士，於是這一次旅行就算全盤失敗了。然而我寫成了母親——牠是在美國寫的這一事實，或許可以說明牠的錯誤和缺點。

● 俄語「巴比希卡」，意云「祖母」；當時俄國無政府黨員變婦女領袖如古林布里斯可夫斯卡譯爲「俄國革命的祖母」。在大戰中她支持克倫斯基政府；十月革命後她是蘇聯的最惡毒的敵人之一。

● 高爾基後一副美國就遭受所謂「社會制裁」，因爲他「非法結婚」云云。他被迫離開家前，住在朋友的家裏。

然後我去到義大利，到加普里，而且沈溺在俄國書籍和報紙裏邊——這也增加了我的頹唐。倘若被拔掉的牙齒也能夠有所感覺，那麼牠或許能夠感覺我所感到的孤另了。我很吃驚於某些著名人物從一個政治講壇跳到另一個去的那種變戲法似的伶俐和輕快。

「各樣都喪失了，」他們說。「他們已經打倒，勦滅，放逐，囚禁了每一個人！」

這是多麼可笑，然而沒有一點可喜的光輝。一位從俄國來的訪客，一位有才能的作家，說我已經盡完了下層裏面的陸卡似的任務——已經用阿諛的言詞討好了青年們，他們曾經相信了我，曾經碰了釘子，而我也已經逃掉了。別的一個却宣言：我是被「傾向」銷蝕了的，我是一個「墮落的」人，而且我反對一切舞曲，僅只因爲那是「帝國的」云云。總之，他們說了一大堆愚蠢可笑的話，而我常覺得好像一陣寒我的風塵正在從俄國吹來。

這時忽然，好像在神仙故事裏面一樣，我發見我自己坐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會議席上，自然這對於我是一個偉大的日子。

### 在倫敦會議中

但是我的慶幸的心情不過持續到第一次會議，當他們爭論「議事日程」的時候，那些爭吵的氣鋒立刻冷卻了我的熱情，倒不是因為我覺得黨已經那麼尖銳地分裂為改良派和革命派——這是我在一九〇三年早已明白了的——而是因為改良派對於列寧的敵意。那敵意從他們的演說裏淋漓着而且噴射出來，好像在高壓下的一條舊水龍軟管裏的水似的。

重要的不一定是所說的是什麼，而是怎樣說出來的。羅列罕諾夫穿着燕尾服，嚴密地包裹着，好像基督新教的牧師似的，而且說話也像傳教士，自以為他的意見是不容置辯的，每一字每一頓都大有價值。在代表們的頭上他機巧地播弄

着他的美麗而圓熟的詞句，只要布爾雪維克的同志有一點聲息或私語，這尊貴的演說家就稍稍停一停，向他投去針似的一瞥。蒲列罕諾夫最寵愛他的一隻鈕釦；他隨時都用手指愛撫着牠，而每一停頓的時候，就按着牠好像按着電鈴似的——停止了他的演說的奔流的似乎是由於那一按。

在一次會議中，當蒲列罕諾夫起來答覆某人的時候，他的手抱在胸前，發出一聲的輕蔑的「咳！」這引起了布爾雪維克的工人們的哄笑。蒲列罕諾夫豎起他的眉毛，他的二邊面頰也蒼白了。我說一邊，因為我坐在演台的旁邊，祇能看見這演說家的側面。

在第一次會議中，當蒲列罕諾夫演說的時候，在布爾雪維克席上最感不快的是列甯。他一會縮緊他的身體好像怕冷似的，一會又伸開好像覺得悶熱似的。他用手摸摸腋下，摸摸下巴，搖搖頭，又悄聲和托木斯基說話。當蒲列罕諾夫申說黨裏面並沒有所謂「修正派」的時候，列甯低着頭，他的頭上的禿塊發紅了，並

且他的肩膀因為嘲笑而抖顫着。坐在他的旁邊和後面的工人們也微笑着，而且從廳堂的后部發出了激昂的聲音：「那麼坐在那一面的人們是幹什麼的呢？」

矮小的古多木·鄂●說話了，好像他和真理的關係是父親和女兒的關係似的——他曾經生產牠，養育過牠，而且還在養育着牠。他是卡爾馬克司的化身，而布爾雪維克們呢——半通的，壞脾氣的孩子們，這是事實，試看他們和其中「全是最出色的馬克司派的思想家」的孟雪維克們的關係就明白了的。

「你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輕蔑地說。「不，你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伸出他的黃拳頭。有一個工人問他：「你們打算什麼時候再和自由主義者開茶話會呢？」

我記不清馮爾托夫。說話是不是在第一次會議的時候。這一位極其引人驚異

● Dan, Theodore (1871—) ——孟雪維克領袖之一；現在國外宣傳反蘇。

● Martu, L. (1873—1923) ——孟雪維克領袖之一；反蘇運動者。

的人物以青年的熱誠說了一些話，而且顯然大爲這分離絕裂的悲劇所激動了。他全身發抖，前後搖擺着，痙攣地解開他的漿硬的襯衣，而且揮舞着兩手。他的襯衣的袖頭，從上衣的袖口下面拖了出來，他高舉起手，搖搖植，使那袖頭退回適當地位。

馬爾托夫給人的印象，與其說是辯論不如說是要挾和祈求：我們必須制止這內鬨，黨是不堪分裂的了，工人首先必須得到自由，而且我們絕不能使他們灰心。在他的演說的上半段中，他屢次發出近於歌斯特里的聲音；他的話越說越亂了，而且他自己給人一種苦痛的印象。在他的演說的結尾——顯然和那演說全不相干——他用同樣是「戰鬥的」聲調和同樣的熱情開始呵責戰鬥的團體，呵責一切準備武裝暴動的工作。我分明記得布爾雪維克的議席上有人叫道：「好，你們是這樣的呀！」而且托木斯基——我記得是他——說：「我們都應該爲馬爾托夫同志的心裏的和平而割掉我們的手嗎？」

再，我記不清這是不是馬爾托夫在第一次會議裏說的。我敘述牠不過是要描寫人們說話的不同的方法。

他演說之後，在連通會議廳的房裏的工人們之中就有一陣憂鬱的討論。「這就是馬爾托夫；還是火花派之一咧！」「我們的知識份子的朋友正在改變他們的顏色！」

洛沙盧森堡說話了，雄辯地，動人而又尖刺地使用着極其有力的反駁。

### 列寧的演說

烏拉得米伊里奇終於急步走到舞台上，而且用喉音叫道：「同志們！」我覺

●「伊斯克拉」，俄國社會民主黨主要機關雜誌，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由列寧主編。列寧退職後，成為孟德維克派機關報，被據也取至一九〇五年。

●Rosa Luxemburg (1871—1919)——社會革命領袖，馬克司主義理論家；曾參加德風潮，機關工人運動；據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據理里卜克內務部被德國官廳所暗殺。

得他說得不好，但是一分鐘以後，我和其他各個人都被吸引在他的演說裏面了。這是第一次，我聽見把複雜的政治問題說得如此簡明。並不故意斟酌辯詞，祇是把每個字分明地說出來，而那意義是可驚的明白。要把他所造成的非凡的印象傳達給讀者是很困難的。

他伸著那略為高揚的一隻手，似乎用牠在稱量每一個字，餘除他的反對者的言論，而代之以重要的主張：工人階級有獨立自決的權利和義務，不該伴隨自由主義的有產階級或跟在牠後面。這些全是異乎尋常的，而列甯說起來似乎不是由於他自己的意志，而是由於歷史的意志。

他的演說和在講壇上的他的全貌的完整，一貫，明快，道勁，是一種真正的古典的藝術品：各樣俱全，而並無一件是多餘的，倘若有所修飾吧，那是並不覺其修飾，而是自然必然的，好像一張臉上的兩隻眼睛或一隻手上的五個指頭似的。



他的演說是較為簡短的，比之在前的各個演說者，而他造成了格外重大的印象。這不但是我個人的感覺，在我後面有過一回熱切的私語：「現在，要說的話他都說了，」這是真的。他的結論不是造成的，而是自然發生的，必然的。孟雪維克們並不想掩飾他們對於這演說的不愉快和對於列甯自己的更不愉快。他說明黨必須充分發展革命理論，使牠成爲實踐的南針，他說得越分明，他們就嚷得越厲害。

「會場不是講哲學的地方！」「不要裝作教師似的，我們並不是學生！」一個高大的，鬍子蓬蓬的人，看來好像一位老圖似的，尤其放肆。他從座位上跳起來而且吃吃地說：「小小聰明，賣弄小聰明！布朗克主義！」

洛沙盧森堡點頭讚許列甯。她在後來一次會議裏對於孟雪維克們有一句精巧

● Blanqui (1805—1881)——法國革命家，曾參加巴黎公社，以發動爲革命的唯一方略。他的名字是作爲小資產階級革命的演說性代表的。

的批評：「你們不是站在馬克思主義上，你們是坐在牠上，躺在牠上。」

一陣激怒，嘲罵和惱恨的毒熱的風浪掃過廳堂。看着列甯的許多眼睛顯出百樣的表情。這些仇視的鋒芒對於他並沒有顯赫的效果。他溫和地而又從容鎮定地演說着。我知道這外表的鎮定是值得以後幾天的不快活的。奇異而可悲的事，是引起這樣仇視的乃是由於這樣一種當然的思想，「只有憑着一種充分發展的理論，黨才能看見黨內分裂的原因。」

在我的心裏自然地形成了這印象：會議一天比一天增加了烏拉得米伊里奇的權力，使他更強毅和更自信。他的演說一天比一天響得更堅定，而會議中的布爾雪維克份子更加不妥協和不屈撓。在列甯之次，最使我感動的是洛沙盧森堡的反對孟雪維克們的演說和托木斯基的反對某種勞工大會的演說。

## 列寧與工人

列甯把他的閑暇的片刻或幾小時都化費在工人羣中，訊問他們的生活的最微細的節目。

「他們的女人們呢？被家務牽累住了嗎？但是她們設法學習了嗎，讀書了嗎？」

有一次，在海德公園裏有一羣在會議中初次見過列甯的工人們正在討論列甯在會場裏的行爲。其中的一個說了出色的批評：

「以我所知道的而論，在歐洲，站在工人方面的人們或許有像他這樣精明的人，但是我不相信我能夠找出像這夥計似的當場叫人佩服的！」

另一個微笑着說：「他確是我們的人。」

「蒲列罕諾夫也正是我們的人，」有人說。我聽見了中肯的回答——「人覺得蒲列罕諾夫總在教訓人，威逼人，而列甯却是真實的領袖和同志。」一個年輕的小夥子玩笑似地說：「蒲列罕諾夫的燕尾服太窄了。」

有一次我們正在走到一個飯館去，有一個孟雪維克的工人攔住列宿，問他一個問題。大家繼續走着，伊里奇就落在後面。他皺着眉頭走進飯館，五分鐘以後，才說：「奇怪，這樣農村竟會出席黨的大會。他問我究竟什麼是那爭論的真實理由。我告訴他：「就是這麼一回事：你的朋友們想要作國會議員，而我們却相信工人階級必須準備鬥爭。」我想他會明白的。」

我們幾個人常常在一家便宜的小飯館裏吃飯。我察覺伊里奇吃得很少——兩三個煎蛋，一小片火腿，一杯黑啤酒。他顯然很少照顧他自己，而他對於工人們的細心照顧却是使人驚異的。

安特伊伐正在搜尋着食糧，他問她：「你以為怎樣，工人們都能夠吃飽嗎？不能？唔，唔。或許我們比他們能夠多吃幾片麵包吧？」

有一次他來到我所住的小旅館裏，我看見他像煞有介事地摸索着我的被褥。

「你幹什麼？」我問。

「我看看這些被褥暖和不暖和。」

當初我不明白。他爲什麼要知道這些倫敦被褥的真象呢？後來，他覺察了我的疑惑，解釋道：「你必須留意你自己。」

一九一八年秋天，我問一個從梭莫學來的工人，巴夫洛夫，列寧的最顯著的特性是什麼？他回答：「單純。他單純到好像真理自身一樣，」他說得好像是久已想定了的。

大家都知道一個人的最嚴厲的批評者是直接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們。列寧的車夫，格爾，一個富有經驗的人，說：「列寧是十分特異的。沒有誰像他似的。有一次我開着他的車經過米牙士尼次卡亞大街，那時交通的情形非常嚴重。我幾乎沒法開進。我恐怕車要翻倒，揪着喇叭，覺得很擔心。他開了車門，站在踏板上，冒着危險，催我前進，「不要怕，格爾，像別人一樣過去呀。」我是一個老

車夫，我知道別人是不會如此的。」

要使讀者了解這些印象是何等自然，一貫，這是困難的。他的思想以指南針一般的固執轉向於工人階級的利益方面。

在倫敦的一個閒暇的晚間，我們幾個人同去到一個音樂廳裏。

伊里奇對於丑角和玩笑的角色總是快活地大笑著，而漠然看着其餘的。他尤其注意不列顛的哥倫比亞的工人們的砍木頭。舞台背面的佈景是一個野營的帳幕，前台有兩個青年人在一分鐘內砍斷了一米突厚的一棵樹。

「自然，這是專為表演的，」伊里奇說。「實際上他們並不真能作得這樣快。但是他們在實際上顯然也是用斧子的，把整塊的木料砍成許多無用的破片。這就是不列顛的文明！」

他開始談論在資本主義之下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被浪費了的原料的百分率的重大，而終於以還沒有人想到寫作這樣一本書為憾。

我並不十分明瞭這意思，但是我不便訊問伊里奇。他正在發揮着關於作爲舞台藝術的特殊形式的陸劇的有趣的議論。「這是對於一般承認的觀念的一種諷刺態度的表現，想要翻開牠們的內容，撕破牠們，表示習俗的武斷。這有一點複雜，但是有趣！」

兩年之後，當他在加普列烏和波格達諾夫 ● 討論烏託邦的小說的時候，他說：「倘若你能夠給工人們寫一部小說，表明資本主義的騙子們怎樣掠奪世間，怎樣浪費油，鐵，木，煤——那是一本有益的書，馬赫主義 ● 的先生！」

### 在巴黎的會見

● Bogdanov, A. A. (1873—1928)——老布爾喬維克，哲學家，經濟學家，醫學家，十月革命後曾任莫斯科輸血院長。

● 馬赫主義者根據德國物理學家馬赫 (Ernst Mach 1838—1916) 的機械的理論，建立一種新底哲學底唯心論，以修正馬克思主義，沖淡後者的革命性質。

在倫敦告別的時候，他約定要來加普列休息。但是當他決定要來之前，我在巴黎會見他在兩爾學生的住室裏（只是說那形式像學生的住室，這房裏却是清潔整齊的）孔士坦丁娜伐。獻茶給我們之後出去了，只有我和他留在那裏。

支南尼伊書局剛被破壞了，所以我來和伊里奇商量重新組織一個出版所，盡其可能地網羅我們的一切文人。我建議由孚洛夫斯基和別人在國外主持編輯部，狄士尼斯基在俄國作經理人。我想發行一部西歐及俄國文學史的叢書，文化史的書籍，目的在於供給工人以自修及宣傳的資料。但是伊里奇指出檢查及組織上的困難，打銷了這計畫。大多數同志都忙於黨的實際工作——他們沒有工夫寫作。但是他所注重的，我以為最扼要的主張大概是如此的。現在不是寫作大部書籍的時候。讀大部書籍的只有智識份子——他們顯然是為自由主義而放棄了社會主義了的，而把他們從他們已經選定了的路線上轉彎過來並不是我們的事。報紙和小

● Nadejda Konstantinova Krupakaya——列寧夫人，現任蘇聯共產黨中執委會委員。



冊子才是我們所需要的。恢復支爾尼伊叢書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這在俄國國內是不可能的，因為檢查，而在國外呢，却又無法輸入。我們必須散佈幾萬本小冊子在羣衆裏面，而大批的私運進去却是不可能的。我們等待時機再組織一個出版所吧。

以他的深切明快的言詞，他開始談論帝國會議和加狄斯<sup>●</sup>；他說他們是「差於作十月黨<sup>●</sup>」而又只有一路可通，右傾的路。然後他進而談論戰爭的逼近，而且「或者不止一種戰爭，而是各種戰爭的集結」；這預言很快地就在巴爾幹證實了。他站起來而且以他的特殊的姿態，把他的兩個大姆指插在他的掖下的背心裏面，慢慢地在那小房間裏踱來踱去，旋起他的明亮的眼睛，說道：

「戰爭就要來了。這是必不可免的。資本主義的世界已經到了腐朽動搖的階

● 憲政民主黨的時勢，當時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組織。

● 據說一九〇五年十月號沙皇宣言而成立的帝制黨。

段。他們正在開始用軍國主義的狂藥毒害他們自己。我想我們將要看見一次歐洲大戰。

「無產階級呢？無產階級自身還沒有力量來防止這大屠殺。牠能夠怎樣辦呢？亦一次全歐大罷工麼？他們的組織和階級意識都不夠作這一件事。這樣一次罷工將要成爲內戰的信號，但是作爲實踐的政治家的我們是不能指望這個的。」他停住了，用他的鞋底擦着地板，然後憂鬱地說：「無產階級自然要大吃其苦的。在某一時期這還是牠的運命。但是他的敵人將要互相削弱，這也是必然的。」

他走到我面前，用力地但是並不高聲，好像吃驚似地說：「不，只要想一想。爲什麼吃飽的人們定要強迫餓的人們互相撕殺呢？你能夠舉出比這更其愚昧或更其可恨的舉動麼？工人們對於這個是要付出可怕的重價的，但是結局他們終於要勝利的。這是歷史的意志。」

他常常說到歷史，但是我從來不覺得他的言語裏面有什麼拜物教似地崇拜他的意志或權力的（意味）。

他的言語已經激動了他。他坐下，揩掉他的前額上的汗水，喝了一點涼茶，然後出乎意外地問我：「你在美國是怎麼一回事？我在報紙上知道一個大概，但是怎樣了結的呢？」

我簡單地敘述了我的經歷。我從來沒有見過能夠像列寧那樣笑得哄動的人。可怪的是：這樣一個嚴肅的現實主義者，這人——對於社會的大災變的必然性看得如此分明，感覺如此深切，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的仇恨毫不妥協，毫無顧忌——却會像小孩似地大笑著，一直笑到流淚，一直到笑聲哽住喉嚨。像這樣的大笑必須具有最健全最誠實的心地。

「啊，你是一個——幽默家！」他在大笑之中說。「我想不到會有這樣有趣的事。」

揩擦他的眼睛，他立刻嚴肅了，然後溫和地微笑着說：「這是一件好事，你能夠用幽默來應付失敗。幽默是一種明快的，健康的性質。真的，生活是有趣的，正如牠是可悲的一樣。」

我們相約我在一天之內要去看他，但是天氣不好而且在那一晚我吐了許多血，所以第二天我就走了。

### 列寧在義大利

在巴黎之後，我們第二次會見是在加普里。這一次我得到一個很離奇的印象——好像在加普里有兩個伊里奇，而且具有兩種顯然不同的性格。一個伊里奇，在碼頭上才一見面就立刻堅決地對我說：「A. M.，你總是希望我和馬赫派之間有調協的可能，雖然我寫信警告過你這是徒勞的。不要這樣打算吧。」

在走到我的寓所的路上和以後，我盡力對他解說他並不是絕對正確的。我從來沒有，現在也沒有，任何企圖來調解我不十分明白的兩種相反的哲學派別。況且我從青年時代以來就不相信一切哲學。而這種不相信的原因乃是哲學和我個人的「主觀」的經驗之間的矛盾。對於我——這世界不過是剛才開始，正在變動的過程當中，但是哲學迎頭給他一個耳光，向他提出這全不相干的胡亂的問題：「你要到哪裏去？爲什麼要到那裏去？你爲什麼思想？」有些哲學家竟發出簡短而嚴厲的命令，「停止！」並且我知道哲學像女人一樣，或許是很平庸的，甚至是很醜陋的，但是機巧地裝扮着，想要使人把她當作美人。

這使伊里奇大笑了。「好，這是和哲學開玩笑，」據說。「這世界不過是剛才開始，正在變動的過程當中——好，認真地想一想吧。從這一點出發你就會達到你久已應該達到的地方了。」

然後我告訴他在我的眼睛裏，波格達諾夫，盧納卡爾斯基和巴察洛夫。是

重要的人物，有高深的教養，在黨裏是無比的。

「或許。那麼，怎樣辦呢？」

「我以為他們終於是目的相同的人們，而且倘若深切地加以理解，那麼他們的目的的一致性，就會掃開而且消除了哲學上的種種衝突。」

「這是說調解的希望終於存在的麼？這是完全無用的，」他說。「斷了你的念頭吧，盡其可能地，作為一個朋友我忠告你。照你說，蒲列罕諾夫也正是目的相同的了，但是我和我們一些人却以為他完全另有目的，雖然他是唯物論者而不是玄學家。」

我們的談話到這裏就完結了。我以為我不必聲明：我並不會確切地重新寫出

● Lunacharsky, Antol (1875—1931)——言語學家，劇作家，文藝批評家，老布爾雪維克，曾任蘇聯人民教育委員。

● Bazanov, V. A. (1874—)——經濟學者，哲學家，布爾雪維克黨員，於一九〇七年因違反馬赫波；曾任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

了原來的詞句。但是我相信意思是正確的。

於是烏拉得米伊里奇列寧更堅定地而且更不屈地站在我面前了，比之在倫敦大會的時候。但是那時他是激動的，那時黨的分裂顯然使他過了一些痛苦的日子。現在他是在一種鎮靜而略帶冷嘲的情調之中，嚴正地拋開一切哲學的論旨，不斷地注視着我。

波格達諾夫——一個極其動人的人物，有一種很柔和的性格，而且很愛列寧的——雖然自視頗高，也不能不聽着這樣辛辣的言詞：「叔本華說：「清楚的思想就是清楚的言語，」而且我以為這是他所說的話裏再真實不過的話。你並沒有把你自己解釋清楚，波格達諾夫同志。試用幾句簡單的話解釋給我你的「代替物」會給與工人階級什麼呢？而馬赫主義為什麼比馬克司主義更為革命呢？」

波格達諾夫盡力解釋，但是他幾乎說得含混而且咬文嚼字。

● Schopenhauer Arthur (1788—1860)——德國哲學家。

「得了，伊里奇勸告。『是誰，我想是覺里思吧，說過：『說真話比做大臣更好』——或者比作馬赫派更好，我可以加添說。』後來他專心一意地和波格達諾夫下棋。當他失敗的時候，他生氣而且甚至懊喪得好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值得說明的是：即令是這孩子氣的懊喪，也像他的可驚的大笑一樣，並不會損壞了他的性格的完整。」

在加普里還有另一個列寧——一個爽朗的同志，一個快活的人，對於世間各樣事物都有一種鮮活的無窮的趣味，而且異常溫良。有一天下晚，全都出去散步去了，他對我和安得里伊伐悲涼地說：『像這樣有才能的優秀的人們，他們曾經爲黨作過許多事，而且還能夠再作出十倍的事來——而他們不肯跟我們一起！他們不能如此的。而且許許多多像這樣的人們都被這罪惡的統治毀滅了，殘害了。』

有一次他說：『盧那卡爾斯基願意回到黨裏來。他比其他兩個更少個人主義



些。像他那樣的天才是很少有的。對於他我有一個弱點。什麼「有一個弱點」，蠢話！我真是很喜歡他，你知道，他是一個輝煌的同志！他有着法蘭西人的那種漂亮。他的飄酒是他的美學思想的結果。」

他詳細地訪問了加普里的漁夫們的生活情況，他們的收入，教士們的權威，他們的學校。我不能不驚異於他的興味的廣博。當一個教士——原是貧民的兒子——被指給他看的時候，他立刻就訊問爲什麼農民們常把他們的兒子送進神學院，是否這些孩子們都回到本村裏來作教士。

「你懂嗎？倘若不把牠當作孤立的事象，那麼這就是梵諾岡的政策——一種狡猾的政策！」

我不能想像還有誰這樣卓越超羣而還能夠不被野心的大欲所污染，對於簡單的人羣保持着親切的趣味。

他有一種吸引工人羣衆的熱忱和同情的磁力。他不會說義大利話，但是那些加普里的漁夫們——曾經見過夏里賓及其他著名的俄國人的——立刻就本能地特別看待列寧。他的笑是有魔力的——一個人的真心的歡笑，這人洞悉人類的卑陋惡毒和奸計詭謀，却能夠在「頭腦簡單的」人羣的孩子似的樸實之中得到歡娛。老漁夫吉阿伐尼斯巴達談論他：「祇有正直的人纔能這樣歡笑。」

有時我們出去划船，在好像蔚藍而透明的天空似的水上，列寧學會了「用手指」捕魚——單用一條線，不用釣竿。漁夫們告訴他當着手指覺得線條擺動的時  
候，就必定釣着魚了。

一秒鐘之後他釣着一條魚，提起來，獵人似的興奮着，孩子似地歡呼着：「叮哈，叮哈。」漁人們都哄然大笑，高興得像一羣孩子似的，並且稱呼這位釣客爲「叮哈，叮哈先生。」他走了之後，他們常常問：「叮哈，叮哈先生好嗎？」

● Challapin, Feodor (1875—1938)——有世界聲名的俄國歌人。

沙皇還沒有捉住他嗎？」

我記不清是在列寧來訪以前或以後，蒲列罕諾夫到了加普里。有幾個居住在加普里的僑民，作家烏里格，洛令斯米提尼（因為在蘇赤組織暴動被判處死刑的），施爾維多次克（我想是他），和別的兩個人要和他談話。他拒絕了。他有拒絕的理由。他害病而且是來休養的。但是烏里格和洛令斯告訴我他的拒絕的方法是很可惡的。烏里格，一個奮發有為的人，認定蒲列罕諾夫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厭惡祇想談話而不能作事的人們。」當他和我在一處的時候，他確是不願見道居留地的任何人的。而伊里奇却見過他們全體。蒲列罕諾夫從來不問什麼。他已經知道一切而且他自己會告訴你一切。富有廣大的俄羅斯的學識以及歐羅巴的敬養。他愛賣弄機智，因此一種毒辣的譏諷就極其殘酷地落在外國或俄國同志的弱點上了。我常常覺得他的機鋒是並不尖銳的，我記得不過如此：「不忠厚的忠厚的米林；恩里科菲里是一個騙子；在他裏面既沒有金也沒有鐵。」這一句雙關的

俏皮話是根源於菲洛（意思是鐵）這一個字的。他的話全是這麼一套。照例他對人有一種輕蔑的態度，好像他是一尊神似的。我敬重他是一位很有才能的著作家和黨的理論的煽動者，但是沒有同情。他有着太多的「貴族」氣。我的判斷或許是錯誤的。我不願意犯錯誤，但是像別人一樣我總是不能避免牠。

然而這事實却始終不變：我絕少遇見過像蒲列罕諾夫和列甯那樣不相同的兩個人；而這道是自然底的。一個是正在完成他的破壞舊世界的工作，另一個是正在開始建設一個新的。

生活是這樣惡毒地播弄着我們：不能真恨的人也不能真愛。單是這一件事——從根本上就歪曲了人性，這種不能避免的靈魂的分裂，這種愛必須通過恨的必然性——就判定了近代生活情況的應該毀滅。

在俄國——在這國度裏是把災害的必然性當作得救之道而宣傳着的——我

● 托爾斯太的「勿抗惡」，羅斯托伊夫斯基的「忍從」，乞可夫的「金源的神聖」。

沒有見過也沒有聽過有誰像列寧那樣深刻而強烈地憎恨，輕蔑一切不幸，愁苦和哭害的。在我的眼裏，這種情感，這種對於人生悲劇的憤恨使列寧高出於一切之上，因為他是屬於這樣的一個國度的：最偉大的傑作是一些歌頌受苦的福音書，而青年們就在這些根本是一成不變地敘述着猥瑣庸俗的情節的書籍的影響之下開始了他們的生活的。在歐洲，俄國文學是最為悲觀主義的了。我們的一切書籍都是在同一主旨之下寫成的——在青年期和中年期我們怎樣苦於我們自己的愚昧，苦於貴族的壓迫（爲了女人而受苦），苦於鄰人的愛，苦於宇宙組織的缺陷；在老年期我們怎樣苦於悔悟我們在生活上所犯過的錯誤，苦於沒有牙齒，苦於消化不良和死的逼近。每個俄國人，凡是爲了政治事件坐過一個月的牢，或放流過一年，就要把獻給俄羅斯一本他的受苦的回憶錄當作他的神聖的義務。但是沒有人會經想到把一種光輝的生活作成紀念的形式。因為俄國人是慣於想出他們的生

活應該如何如何，而不能照樣使其實現的，或許這樣一本書可以教導他們怎樣規

劃一種幸福的生活的吧。

依我的意見，列寧之所以非常偉大，確是因為他的這種對於人類的災難的絕不妥協的敵意；他熱烈地確信災難並非生活的不可避免的實質，而不過是人應該而且能夠消除的一種可惡的東西。

### 一九一七年我和列寧的爭論

在一九一七年至一八八年間我和列寧的關係是並非我願意如此的，然而終於無法可想。他是一個政治家。他必須作到好像被農民所拖累的俄國似的那樣龐大而沉重的一隻船上的掌舵者所必需的英明果斷。對於政治，我有一種生理的厭煩，而且不大相信羣衆的理解力，尤其是農民的。沒有系統的觀念是還不能成爲一種生發創造活動的力量的。在羣衆的心中，非到各個分離的個人都認識了利害的共同性的時候，他們是漠不相關的。

幾千年來人們努力爭取幸福，而這種努力却養成了一些吃人無厭的野獸，他們奴役羣衆而且生活於羣衆的血汗上面。情形還要繼續下去，除非羣衆認識了只有一種力量能使他們脫離野獸的奴役，那就是列寧所教導的真理的力量。

一九一七年列寧回到俄國時候所發表的論文，當時我以為是爲了農民而犧牲掉一般羅屬少數而確是英勇的有訓練的工人們和真正革命的知識份子的。我以爲俄國的這種唯一的活動力將要像一把鑿似的被拋入農村生活的乏味的泥塘裏，而且將要毫無痕跡地消溶掉，吸乾掉，而在俄國人民的歷史上，生活上或心理上並不能發生任何變化。依我的觀點而論，一般職業的知識份子，科學家和技術家，本質地是革命的，並且我以為這種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和工人聯合起來），是俄國所積蓄着的最珍貴的力量。在一九一七年間我不會看見任何勢力能

● 分析二月革命的性質，提出布爾喬維克黨的革命綱領，主張工人與貧農聯合奪取資產階級的政權。

夠取得政權和組織農村。但是只要在內部完全一致的條件之下這力量——由於互相衝突而削弱和分裂了的——就能夠完成牠的使命。在他們前面有一個艱巨的任務——整理農村的無政府狀態，訓練農民，教導他們合理的工作，改造農村經濟，而且用這種種方法使鄉村進步。只有使鄉村的「本能」降服於城市的「理性」纔能成就這一切計劃。

我以為革命的基本任務是創造能夠引發國家的各樣文化力量的種種條件。爲了這目的我曾經建議在加普里組織一個工人學校，而且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三年的反動時期我曾經盡力用種種可能的方法鼓舞工人的精神。在二月革命之後曾經成立了促進「實驗科學的自由聯合會」，這機關的目的的一方面在於組織俄國的各种科學的研究機關，另一方面在於把科學和技術的知識繼續廣播於工人之中。主持這聯合會的是著名的科學家和理學院的會員們，斯塔克洛夫，柴格也夫，費士滿，科士台奇夫，庇特洛維斯基，以及另外一些人。用了很大的力量募集



了一些工具；科士台奇夫曾經開始去尋找「動植物研究院」的院址。

因為要把我自己弄明白，我要附帶聲明：在我一生之中，鄉村的鄙陋盛行於城市，農民的個人主義，以及他們的幾乎完全缺乏社會情緒，這種種沮喪的現象沉重地壓迫着我的精神。開明的工人專政——和科學的技術的知識份子密切地聯繫着——依我的意見，是解決這因戰爭而致農村更加混亂並且特別複雜起來的困難環境的唯一可能的方法。

對於在俄國革命中知識份子的作用的價值問題，我和布爾雪維克黨人們抱着不同的見解。準備了這革命的正是屬於布爾雪維克的同一知識階層，他們曾經以社會的英雄主義和真正的智慧教育了許多工人。俄國的知識份子，科學家及專家，我以為曾經是，還在是，而且將要是負起俄羅斯歷史的重担的人物。不論曾經經過怎樣的震撼和衝動以及刺激，人民的心理總還是需要一種力量從外面加以引導的。

在一九一七年我是這樣想着的——而我錯了。我的回憶的這一頁應該撕去。但是「用筆寫下來的用斧子也砍不掉」；那麼「我們由錯誤中來學習吧，一如伊里奇常說的。讓讀者知道我的錯誤吧。這會有些益處的，倘若把這當作對於輕易下判斷的人們的一種警告。當然，到一羣專門家的最可鄙的怠工連續發現以後，我不能不改變我對於科學的及技術的職業者們的態度了。這種改變是頗為吃力的——尤其是在老年。

人民的真誠的領導者的任務是超人的艱苦的。在某一程度上不是專制者的領袖是不可能的。在列寧治下被殺了的人或許比在孟采●治下更多一些吧；但是列寧領導的黨所遭遇的打擊和阻礙是更其廣大和更其強有力地組織了的。而且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事實：隨着「文化」的發展，人類生命的價值顯然是被降低了；這事實是分明地被證實了的，由於近代歐洲的消滅人類的技術的進步以及對於此道

● Munzer, Thomas (1898—1926) —— 一五二五年間德國農民叛亂的領袖。

的嗜好。

我敢於向任何人挑戰，請老實說吧：他感動到什麼程度，他被激怒到什麼程度，當着那些僞君子們談論着俄國革命的血腥的時候——他們對於不名譽的全歐大戰的四年間消滅了的人們不惟毫無憐惜並且盡其可能地煽動那可惡的戰爭的火焰到「最後勝利」。現在那些「文明」國家都被打毀了，疲倦了，衰落了，而卑鄙的小有產者的犬儒主義却盛行於一切種族之間，使人無法逃避牠的網羅，都給統死了。

談了許多寫了許多關於列甫的殘暴。自然，我不至於這樣無智可笑來替他抗辯那些謊話和誣枉。我知道造謠和誣枉是小有產者的政治學上的一種合法的手段，攻擊敵人慣用的方略。在今日的世界之中要找出一個沒有被人拋置污泥的大人物是不可能的。這是人人知道的。此外，在人們之中還有一種傾向，不但想要把一個出衆的人物扯落到他們自己的理解力的水準以內，而且還要把他踏在他們

造作的所謂「常識」這惡臭的糞泥裏面。

下面這一件意外的事故在我不堪回憶的。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舉行「貧民」大會。從俄羅斯北部來了好幾千農民，有幾百個住在羅曼諾夫氏的冬宮裏面。會議完了，那些人走了之後，還才發現不但是宮裏的一切浴盆連許多最珍貴的法國的，英國的和東方的磁花瓶都被他們當作爛器了。這樣作法是不必要的，因為皇宮的廁所是完好的而且水管也是好的。不，這種破壞狂是想要污穢和貶損美的事物的欲望的一種表現。兩次革命和一次戰爭給了我無數的這種事例——潛存於人們之中的這種復仇的傾向，想要打碎，毀壞，嘲弄，誹謗美的事物。不要以為因為我被疑農民我就置重了這些貧民的行爲。並不是的。

想要污毀異常美好的事物的這種惡劣的欲望根本上是和想要毀勝一個非常人物的那種可惡的傾向相同的。一切非常的事物都阻止着人們去過他們所需要的那種（習以為常）的生活。人們所渴望的，倘若有所渴望的話，不是社會習俗的根

本改革，而是獲得某些附加的習慣。大多數人的牢騷和訴苦的主旨總是，「不要干涉我們的習慣了的生活方法！」列甯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怎樣去阻止人們過那習以為常的生活。世界資產階級對於他的仇恨是悍然露骨的；他們氣得面色青白是不錯的。本來惡心，但是這仇恨告訴我們在全世界資產階級的眼中列甯是何等偉大而且可怕，這全世界普洛階級的領導者和煽動者。

他的身軀已經不存在了，但是他的聲音在全世界工人的耳朵裏響得更亢更勝利，而且世界上已經沒有一個角落不由於這聲音而引起人民去革命，去改造生活，去創造一個平等的世界。從前是列甯的學生而現在是他的權力的繼承者的人們正在更加自信地，有力地 and 順利地進行着那偉大的工作。

### 「真理的完滿的具象」

把我吸引向他的是他的顯著的生存意志，他對於生活的災禍的積鬱的憎恨。

我愛他不論作什麼都貫注着的那一種青年的熱情。他的舉動是活潑而輕快的，他的奇妙而堅強的姿態完全適合於他的演說——言語儉約而思想豐富。在他的略帶蒙古型的臉上輝耀着一雙反抗人生的虛偽和災禍的不倦的戰士的嚴峻的眼睛——一會熾熱而燃燒，一會旋轉着，一會眯着，一會是冷嘲地微笑，一會是極怒地譴責。他的眼睛的光芒使他的言語更加灼熱。有時似乎他的靈魂的不屈的精力經由他的眼睛而飛出火花，而且由這精力而放射出來的言語也在空中發閃。他的言語常給人有一種不可抗的真理的物理的壓力的印象。

看着在高爾基●公園裏的列甯是一種非常的奇觀，使人豐富地聯想到許多景象：這人坐在長棹的頂端熟練地指導着同志們的工作，一雙舵工的精確的眼睛，微笑着，閃耀着；或者仰着頭站在講台上把清晰的言語散播在靜悄的羣衆之中，在渴望真理的人羣的熱切的臉的前面。

● 莫斯科附近的一個鄉村，列寧常在這那休息。

他的言辭常使我感覺到鋼鐵剃刀的寒冷的閃光。這些可驚的簡明的言辭閃出其理的完滿的具象。

他是具有冒險性質的，但是他的冒險並非賭徒的貪利的冒險。在列甫這是非常的道德的英勇的表現；只有對於事業抱着不可動搖的信念的人，只有深切地認識他和世界的關聯，並且完全理解他在這世界的混亂中的任務及敵人的任務的人才能夠如此的。

以同樣的熱情，他下棋，讀完衣服的歷史，和同志辯論幾點鐘，釣魚，在南方的烈日之下沿着加普里的石路散步，凝視着金雀花的彩色，凝視着漁夫的焦黑的孩子們。在晚間，傾聽着關於俄國和鄉間的故事，他妒羨地嘆息說：「關於俄國我知道的很少——辛柏斯克，喀山，彼得堡，西比利亞的放流地，就只這麼一些。」

她喜歡說笑，而當他笑的時候，那是震動全身的；他笑倒了，有時一直笑到

大叫。他能夠使他的簡短的，特色的感嘆詞「唔，唔，唔」變化無窮，從辛辣的諷刺以至漠然的懷疑。在這種「唔，唔」之中人常聽到那看透了生活中的愚昧的精神的漢子的鋒利的幽默音調。

矮胖而結實的身材，蘇格拉底式的頭和一雙敏銳的眼睛，他常常作出一種奇異而近於好玩的姿式——他仰着頭，幾乎是向後靠在肩上，把手指插在腋下的背心的袖孔裏。在這種姿態之中有着奧妙的滑稽意味，好像一隻戰鬥的雄雞似的；在這樣的瞬間他全身閃耀着喜悅的光輝；他是這可詛咒的世界上的一个大孩子，一個輝煌的人物，因為要實現「愛」而不能不把他自己犧牲於敵對和仇視。

### 關於知識份子和專門家

在俄國我久已不見見列寧了，甚至連從遠處望見也沒有過，一直到一九一八年，當那卑劣的陰謀終於危害了他的生命的時候。當我到他面前的時候他的手



已經不很中用，頸子也難於轉動，那是已經被射穿了的。當我表示我的憤怒的時候，他回答，好像拒斥他所厭惡的東西似的：「一陣叫罵，沒有用的。每個人都依照自己的見地而行事。」

我們很友愛的會面了，但是，在親愛的伊里奇的明澈的顧盼之中自然有着分明的憐憫，因為我是一個曾經迷路的人。

幾分鐘之後他懇切地說：「不和我們一道的就是反對我們的。超然於事變之外的人們——那是一種幻想。即令我們假定從前曾經有過這樣的人們，而現在却是並無而且不能存在的。他們對於任何人也毫無益處。一切人，下而至於最微末的人，全都被攪混在複雜的現實的旋渦裏面。你說我把生活看得太簡單了嗎？這種簡單危害着文化了嗎？」

然後是那冷嘲的，特異的「唔，唔……」

◎ 社會革命黨黨員多拉卡維爾於一九一八年頭擊列寧。

他的嚴峻的眼光尖銳起來了，而且他繼續用低音說：「那麼，拿着來福槍的數百萬農民依你看來不是對於文化的一種威脅麼？呢？你以為憲法會議就能夠應付那種無政府狀況麼？這樣吵嚷着鄉村的無政府的你是應該比別人更能夠理解我們的事業的。我們必須在俄國大眾前面放下一些他們能夠把握住的東西。蘇維埃和共產主義是簡單明瞭的。」

「工人與知識階級的聯合，呢？這，不壞。你以為他們是正義的忠僕。那麼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不錯，要他們來和我們一起，我們才是真正從事於解除人民的倒懸和向全世界表明生活真理的那種偉大工作的人們——我們正在指示給人們人類生活的正路，那脫離奴役，卑賤，墮落的大路。」

他笑着說，毫無怨恨的痕跡：「這就是我吃了知識份子的一粒子彈的理由。」當談話的溫度多少近於常態的時候，他煩惱而又悽涼地說：「你以為我排斥

知識階級對於我們是必要的這意見麼？但是你看見他們的態度是何等敵對，他們對於當前的需要是何等惡意的誤解麼？而且他們也不看一看離開了我們他們是何等無力，在大衆之前何等無能。倘若我們打破了太多的頭顱，那是應該由他們負責的。」

我們幾乎常常討論這問題，當我們會見的時候。雖然在他的話裏而他對於知識份子的態度始終是不信任的，敵視的。而其實他常常正確地評價了智慧的力量在革命過程中的重要性，並且似乎承認革命根本是這種力量在被拘束的情況之中不能正常發展而爆發出來的東西。

我記得有一次我和他和三個科學院的會員在一起。談話是關於改組彼得堡的一個最高科學院的必要。當送了他們出去之後，列甯滿足地說：「這就對了。他們都是聰明人。對於他們各樣都是簡單的，而且各樣都嚴格地規劃好了。你立刻就看出這些人是正確地知道他們的需要的。和這些人一同工作簡直是一種快

樂。我尤其喜歡 S，——他說出了最重要的俄國科學家之一的名字，而且一天之後就用電話問我：「開開 S 他願不願意來和我們一起工作。」當 S 接受了這提議的時候，他真高興了，搓着他的手玩笑似的說：「我們要把俄國和歐洲的一切科學家都一個跟一個地拉到我們這邊來，那麼，世界就非變不可了，無論種肯不肯！」

在第八次黨大會的時候，布哈林在討論另一問題之中提到：「民族是包括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承認那些可鄙的資產階級的自決權是絕對不適當的。」

「不，對不起，」列寧反駁，「那確乎不是不適當的。你注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分化過程，但是我們要看這過程是怎樣實現的。」然後以德國為例，

● 一九一九年舉行於莫斯科。但列寧早經所說與此略異。年譜謂一九一九三月第三國際大會第一次會議舉行於莫斯科，在會議中列寧的演說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

他指出分化過程發展的困難和遲緩，並且說明用強力的方法栽植共產主義是不會成功的；他進一步討論到知識階級在產業上，在軍隊中，在合作運動中的重要性這問題。我現在把消息報所載大會的議案摘錄如下：

「這問題必須在下大會議中確切決定。只有由於資產階級的科學和技術的助力，使大眾更加接近共產主義的時候，我們才能建設共產主義。因此必須接收資產階級的工人，並且吸收一切專家到這一方面來工作。沒有資產階級的技術人材，要增進生產力是不可能的。必須把他們包圍在同志的合作的氛圍之中，由於工人的委員，由於共產黨員；必須創造不容他們脫離的各種情況，但是必須給與他們比在資本主義之下更便於工作的可能性，否則，曾經受了資產階級的教養的這一階層，就會不願開始工作。單用強力是不能使這整個階層起而工作的。」

「應用資產階級的專家來作文化工作，他們在資產階級統治的機構之中曾經進行了這種工作，就是說：他們曾經以巨大的物質建設工作豐富了資產階級而且把這財富的

可憐的一部份分給無產階級。然而，他們究竟是推動過文化工作的——這是他們的職業。他們看見了工人階級不但重視文化而且協力把牠廣播於大眾之中的時候，他們就會改變他們對於我們的態度。那時他們就會精神底地被克服，不但只是政治底地離開資產階級而已。

「我們必須把他們吸引到我們的機關裏來，而且爲了這目的必須準備有所遷就。對於專門家們我們不必維持一種煩瑣的方式。我們必須盡力給與他們最優的生活條件。這是最好的政策。倘若我們昨天曾經說過容納小資產階級的各派，而今日拘捕孟雪維克及左翼社會革命黨，在這政策轉變之中是有着一貫的路線的——根除反革命而同時取得資產階級的文化機構。」

在這一偉大政策的光明的表示之中，比之在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的卑鄙的偽善者的一切牢騷之中，有着更真實更積極的意義。不幸，許多應該理解而且欣賞這號召而來和工人階級真誠合作的人們，竟自不曾理解和欣賞牠。他們就

喜歡偷偷摸摸地在洞裏和角裏搗鬼和怠工。農奴制度廢除以後，許多「家用農奴」，奴隸成性，也不肯走，仍然服伺着他們的主子，逗留在主子慣常鞭打他們的馬房裏面。

### 革命策略

我常常和列甫說起革命策略和生活的殘酷。「你要幹什麼？」他吃驚而且惱怒地問。「在這樣空前猛烈的鬥爭之中，人道的行爲是可能的嗎？還有仁慈寬容的餘地嗎？我們被歐洲所封鎖，截斷了歐洲無產階級對於我們的援助，反革命好像一隻熊似地從各方面爬到我們上面。你要幹什麼？我們不對嗎？我們不應該鬥爭和抵抗嗎？我們並不是一羣傻子。我們知道我們所需要的，只有靠我們自己才能成功。你以爲倘若我願忌到反對方面我還能坐在這裏嗎？」

「在戰鬥中你有什麼標準來裁判哪一羣是必要的和哪一羣是多餘的呢？」他

曾經問我，在一場激烈的爭論之後。對於這簡單的問題，我只能有一個含糊的詩意的回答。除此而外，要回答這問題是不可能的，我想。

我常常帶了一些性質不同的請求去麻煩他，而又常常覺得我爲了這些各樣人所造成的一切麻煩使列寧憐憫我了。他問：「你不覺得你把你的精力浪費在一堆圾垃上麼？」

但是我仍然作着我以爲應該作的事，而且並不推諉，當着知道誰是無產階級的敵人的這人惱怒地翻起眼睛看着我的時候。他頹唐地搖搖頭說：「你在同志們和工人們的眼前降低你自己。」

我指出：同志們和工人們，當他們的感情衝動和被激怒了的時候，說不定不會把有價值的人們的生命和自由看得太輕；而這過分的——有時甚至是無意識的——殘酷，在我看來不但妨礙真正的革命工作，並且在客觀上和策略上也是壞事，因爲這拒絕了許多重要的人們來參加革命。



「唔，唔，」他懷疑地說，並且指示給我知識份子出賣工人利益的許多事實。

「我們之中的某些人，」他說。「轉變到另一方面去而且賣了我們，不但是因為卑怯，而且也因為他們的自尊心，因為他們恐怕他們自己陷入一種困難的境地，恐怕他們的可愛的理論遭受打擊，當牠和現實肉搏的時候。理論和學說對於我們並不是什麼神聖的東西，牠們不過是服役於我們的工具。」

但是我記不起我的請求的哪一件是被伊里奇拒絕了的。倘若牠們不常常被執行，那不是他的錯誤而是笨重的俄國政治機構裏面常充滿着的機械主義的錯誤，而且，讓我們承認吧，確有惡毒的阻力在妨礙着感化羣衆或拯救有價值的人們的生命。或者也有故意的中傷，這是一種犬儒主義的而又狡猾的敵人。洩憤和惡意常常因由強性的力量而加強起來。而且自然也有些壞心眼的小人存着幸災樂禍的病態的渴望。

有一次他微笑着，給我看一個電報：「他們又已逮捕了我。請轉告釋放。」這是伊凡孚爾尼發來的。

「我曾經讀過他的書。我很喜歡牠。我纔一看見電報上的第一句我立刻就覺得這人是懂得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他並不生氣或勃然大怒，即令他親身受害。這是第三次了，我想，他曾經被捕過。你頂好勸他離開那鄉村，否則下次他們會殺掉他的。他們顯然不喜歡他在那裏。勸告他，打電報。」

我常常驚異列甯的欣然援助他認為仇敵的那些人們，而且不但援助甚至還顧慮到他們的將來。例如：有一個將軍，一個化學家，受了死刑的威脅了。「唔，唔，」列甯說，注意聽了我的故事之後。「那麼你以為他不知道他的兒子把軍火藏在他的實驗室裏麼？這似乎是難於相信的。但是我們應該把這事交給狄次青斯去解決，他對於事實的眞像有一種精敏的本能。」

幾天之後他打電話到彼得堡和我說：「我們要釋放你的將軍了——或者已經

放了吧。他打算幹什麼呢？」

「Howemulsion。」

「是的，是的——石炭酸。好，讓他煮他的炭酸吧。倘若他需要什麼，可以告訴我。」

列甯反觀地說着，因為要掩飾他救了一條生命的歡喜——這是他不願表示的。幾天之後他又問我：「好，那一位將軍好嗎？各樣都妥當了嗎？」

一九一七年彼得堡的廚房裏出現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她嚴厲地要求，「給我的那些狗一片骨頭！我是T公主。」

有過這樣的故事：因為不能再忍受墮落和飢餓，她決意跳下尼伐河，但是，據說她的四條狗對於她的悲慘的企圖有一種本能的直覺。牠們總是緊跟在她後面，極其悲痛地呼嚕着，以至使她放棄了她的自殺的意念。我把這故事告訴了列

● Howemulsion——未詳，大概是一種化學實驗。

「他斜起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又把眼睛翻起來然後又完全閉住，憂鬱地說：『即令完全是捏造的，那意思也並不壞。嘲諷革命。』」

他沉默着，然後站起來，整理桌上的文件，深思地說：『是的，這一類人大吃其苦了。歷史是一個殘酷的繼母，而且當牠報復的時候，牠是不顧一切的。有什麼說的呢？牠對於這一類人自然是不好的嘍。他們之中的聰明人們當然懂得他們已經被連根拔掉，再不會生長起來了；移居到歐洲去是不能滿足那些聰明人的。你以為他們不會生根在那裏麼，是嗎？』

「我以爲不會的。」

「這就是說他們只有兩條路：跟我們走，或者企圖再來一次國際干涉。」

我問他：『我覺得不過好像是如此，而你其實是惋惜他們的吧？』

他回答：『我可惜那些聰明人。我們所有的聰明人還不夠。我們之中的大多數是有才能的，但是精神底地懶惰。』回憶着那些曾經超越他們的階級心理而和

布爾雪維克合作的同志們，他極其溫和地談論了他們。

### 列寧的性格

列寧，一個有着可驚的意志力的男子，具有最高度的最優良的性質和革命的知識份子所有的特性——「自律」往往達到「自苦」和「自殘」的最極端的形式，達到一種藝術的否定，達到安特列夫所創造的英雄們之一的邏輯：「別的人們正在受苦，所以我必須受苦。」

在一九一九這災荒的年頭，列寧基於享用各省同志，兵士和農民所寄給他的食物。當包裹來到他的寒倉的房間裏的時候，他皺着眉頭，以致窘迫不安，催促着把那些麵粉，糖和牛油，送給害病的同志和缺乏食品的病人們。

有一次，他邀我和他吃午飯，他說：「我要請你吃一點鱈魚——這是從阿斯

● Andreiv, Leonid Nikolavitch (1871—1919)——俄國劇作家，小說家。

徒拉廉寄來給我的。」然後皺着蘇格拉底式的前額，移轉了正射着我的銳利的眼光，他加添說：「他們送東西給我好像我是一個貴族！我怎麼能阻止他們呢？倘若拒絕不收，他們是要難過的。而我周圍的人全是餓着的。」

完全沒有一切個人的嗜好，對於烟酒是無緣的，從早到晚都盡力於繁複而困難的工作，他沒有想到照顧他自己，而對於同志們的健康却時常仔細地留心着。

他坐在他的書房的桌子前面，暢快地談着而且不停筆地寫着：「晝安。你好？我正在作事。一個同志在鄉間工作，感覺寂寞——分明是疲倦了。他必須高興起來。心境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事情！」

有一次我到莫斯科去看他。他問我：「吃過了麼？」

「吃了。」

「不撒謊嗎？」

「有許多見證。我在克里木林餐室裏吃的。」

「我聽說那裏的菜飯不好。」

「不壞，但是還能夠再好一點。」

他立刻詳細地問起來了。「爲什麼不好？有什麼方法改良？」他開始生氣地咕噥着：「爲什麼他們不能找一個好廚師到那裏呢？人們認真工作着一直到疲乏，他們必須有好東西才能多吃一些。我知道那裏得到的食物很少而又不好；必須找一個好廚師。」然後他解釋某衛生學家所說烹調在咀嚼和消化過程中的功用。我問，「你怎麼有工夫來想這些事呢？」他用另一問題來反駁我：「關於合理的營養的事嗎？」而且聽他的音調我就明白我的問題是不適當的。

我的一個老相識，斯克洛科夫，也是一個梭莫字的工人，一個濶合的人，訴說在赤卡·裏面工作的痛苦。我對他說：「我以爲這不是你的適當工作。於你並不相宜。」他悻然同意，「絕對不相宜。」但是想了一下之後他說：「但是伊里

● 黨反委員會的略稱；反革命派願請後改組爲國家政治保衛局。

「奇也不能不戰勝他自己的感情，而我覺得我這樣脆弱是可恥的。」

一直到現在，我常聽說有許多工作人員不能不咬緊牙關和他們自己的情感苦鬥，克服他們的心裏的「社會的理想主義」，爲了他們所服役的偉大目的的勝利。列甫也必須和他的情感苦鬥嗎？別人對他談論他自己的時候，他是毫不在意的；他比任何人都更能夠保持沉默於他的靈魂的秘密的激動。

然而，有一次，在高爾基公園裏，當他撫弄着一些小孩的時候，他說，「他們將來會有比我們更幸福的生活。他們不會經驗到我們所遭受的那麼多。在他們的生活之中也不會有那麼多的殘酷。」

然後瞭望着遠方，看着村寨隱伏着的那些小山，他沉思地加上：「可是，我並不妒羨他們。我們這一代成就了歷史上可驚的大事。我們的生活情況所造成的必不可免的殘酷，將來是會被理解，被辯護的。一切都將要被理解，一切。」他十分用心地撫摸着孩子們，用一種特別溫柔的手勢。



有一次我到他那裏，看見戰爭與和平放在桌子上。

「是的。托爾斯泰。我想要看看狩獵的那一節，後來又想起我必須寫信給一個同志。真沒有時間讀書。不過昨夜我總算讀過了你給托爾斯泰的書。」

微笑着而且半閉着眼睛，他悠悠地把自己伸開在靠椅裏，放低了他的聲音，活潑地說：「好一個科羅維斯●，呃？好一個奇妙的頭腦！這才是一個藝術家咧，先生。你以為還有比這更奇妙的麼？在這伯爵以前，你就不能在文學上找到一個真實的俄國農民。」

然後翻起他的眼睛看看我，他問：「你說在歐洲有誰能夠和他相比呢？」而自己回答了，「一個也沒有。」於是搓着他的手，他滿足地笑起來了。

我屢次覺察到他的這種興致，這種對於俄國文學的誇耀。有時我覺得這種特點和列甫的性質是怪不相類的，甚至覺得有些呆氣，但是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他對

● 巨大的阿波羅神像，聳立於羅得港口，被稱世界七大奇蹟之一。此處指阿爾人。

他的祖國的深蒙的愛慕的回聲。在加普里，當他看着漁夫們怎樣小心地解開那些被鯨魚攪破了的網的時候，他說：「我們俄國人工作得更快些。」當我對於這句話表示懷疑的時候，他帶着一點懊惱地說：「唔，唔。你不知道你忘記了俄國了嗎？住在達羅子上面？」

秋伊士次基、斯托洛夫告訴我：有一次他和列甯同車經過瑞士，他看着一本德文的關於杜勒爾的論文。有幾個坐在同一車箱裏的德國人問他那是什麼書。後來發現他們不曾聽見過他們的這一位大藝術家。這幾乎使列甯狂喜起來了，他驕傲地對秋伊士次基說了兩次：「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的藝術家，但是我們是知道的。」

在莫斯科的一個下晚，在庇斯科夫斯卡亞的房間裏，列甯傾聽了伊撒亞·多

● 指加普里島。

● Durer, Albert (1471—1528)——德國畫家，雕刻家，作家。

不洛夫所彈的悲多汶的一隻鋼琴曲，然後說：「我想再沒有比這『阿巴西那塔』更偉大的了；我每天都想要聽牠。那是奇妙的超人的音樂。我總是揚揚得意地想着——或許那是我的優氣吧——人類能夠作出何等奇妙的東西呀！」

然後半閉起眼睛微笑着，他頗為悽涼地加添說：「但是我不能聽音樂聽得太久。這會影響我的神經，使我想要說些美好的優話。而且想要撫摸那些住在這罪惡的地獄中而能創造出這樣美好的事物的人的頭。而現在你可不能撫摸任何人的頭——你的手會被咬斷的。你得打他們的頭，毫無慈悲地，雖然我們的理想並不是施用暴力反對任何人。唔，唔，我們的任務是可怕的艱苦的！」

當他自己幾乎是一個病人而且十分疲憊的時候，一九二一年八月九號他寫信給我：

「A. M.」

● Beethoven, Ludwig Von (1770—1827)——德國大音樂家。

「我把你的信送給加米萊夫。我並感到不能作一點輕微的工作。而你正在吐血，還不走麼？這真是可羞的迂闊。在歐洲，在一個好的療養院裏，你就會好起來而且能夠作出另一些有價值的事體。真的，真的。而你在這裏既不會好，也不能作什麼事。這裏沒有你的事，除了煩惱，無用的煩惱而外。去休息吧。不要固執，我請求你！」

你的

列寧。」

有一年多，他可驚地固執着要我離開俄國。我奇怪：像他那樣全心沉在工作裏而還記着什麼處所有一個病人需要休養。他寫過這樣的信給各樣人！……很多吧，或許。

### 對於同志的態度

我已經敘述過他對於同志的那樣異常的親切的態度，那注意是深透到他們的

生活的最細微的處所的。但是在這種表現之中我絕不曾聽到過聰明的主人對於忠實熱練的工人所顯示的那種自私自利的音調。列甯絕不是這樣的。他的關心是一個誠懇的同志的熱忱的關照，平等之間的愛。我知道甚至黨中最偉大的人們也不能和列甯相比，但是他自己似乎不認識這個，或許並不願認識這個。他有時對人是嚴峻的，當辯論的時候，無情地譏諷他們，甚至刻毒地嘲笑他們。這些事他全作過。但是有好多回，當品評或稱讚他昨天所譴責的人們的時候，他却分明地贊賞他們的才能和德性的堅定；他們不屈地勞作。他們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間的惡劣環境之下，工作於各國和各黨的奸細之中，工作於這好像打得精疲力盡的國家的身上的傷口裏泛流着的膿汁似的各種陰謀之中！

他們無休止地工作着，他們吃得不够而且不好，他們生活在不斷的驚恐之中。但是列甯自己似乎不覺得這環境的困難，不覺得那已經被內戰的殘殺的旋風搖動了根基的社會的莫測的危機。僅只有一次總算有一點牢騷似的話從他的嘴裏

逃出來了，當他在他的房間裏和安得列伊伐談話的時候。

「我們還有別的辦法嗎，親愛的安得列伊伐？除了戰鬥而外無他法。我們不知道牠的困苦麼？當然知道！你以為我不覺得困苦？困苦，而且也是很困苦的。但是看狄次青斯基。他正在顯出全不算一回事的樣子。這也是無可奈何。受苦總比失敗好吧。」

他在我面前曾經表示過的唯一憂愁是：「我難過，很難過，因為馬爾托夫和我們一起。他從前是何等堂皇的一個同志，一個極其誠實的人！」

我記得他曾經怎樣熱心地大笑了一會，當他讀到馬爾托夫的話的時候。「俄國只有兩個共產主義者，列甫和科倫泰。」他大笑而且嘆息了，「他是一個何等聰明的男人呀！」

● Kollnlay, Alexandra M. (1872—) 列爲女警維克，大戰中加入布爾雪維克，蘇聯婦女領

袖之一；現任駐德大使。

當他把一個做行政官的同志送出他的書房以後，他驚喜而且敬重地對我說：「你早已認識他了嗎？他配得上作歐洲任何一國的內閣總理。」搓搓手並且微笑着，他加添：「比起我們來歐洲是更缺乏人材的。」

有一次，我提議我們同去到炮兵總部去看一個老布爾雪維克的炮兵所發明的一種機械，一種射擊飛機的瞄準器。「關於那種東西我懂得什麼呢？」他說，然而他和我走了。

在一個黑房裏，圍繞着放着那機器的桌子的七個將領和一些蹙額苦臉的灰色的，多皺的老人，全是科學家。在他們裏面中等身材的列甯失落在不顯着的地方裏面去了。

那發明家開始說明這機械的構造。列甯聽了他兩三分鐘，然後贊同地說：「唔，唔，」又開始問了那人一些問題，熟悉得好像他是在攷察政治問題似的。

「你用什麼方法能使這機械同時作兩件事呢，當牠正在瞄準的時候？要造成

一種自動的連鎖在炮管的準星和機械的標尺之間是不可能的吧？」他問射程有多遠，以及其他事項。那發明家和將軍們給了他一些急切地解釋。第二天那發明家告訴我：

「我告訴那些將軍你要和一位同志同來，但是我不說那位同志是誰。他們不認識伊里奇，或者想不到並無儀式和侍衛他就出現了。他們問我，「他是一個機械工程師或是一位教授麼？什麼？列甯麼？好奇怪！這是可能的嗎？他怎麼會知道我們所研究的那些事呢？他問那些問題好像一位機械學家似的，真神秘！」」

他們顯然不真相信那是列甯。在從炮兵總部回去的路上，列甯總是咯咯地好笑，而且談論着那發明家。

「看真容易認錯了人呀！我知道他是一個忠實的老同志，但是 *Guizy Pa*  
*inventé la poudre*（誰都不會發明過軍火）！但這似乎確是並行不悖的。好像伙！當我表示懷疑那機械的實用價值的時候，那些將軍不是注意我了嗎？我故意



那樣作，總要知道他對那巧妙的發明是怎樣想法的。」

他笑得搖動起來了，然後問：「告訴我：I，又有什麼被人稱譽的發明了嗎？好，他不應該去作別的工作。啊，只要我們能夠給與一切機械工程家理想的工作條件！在二十五年以內，俄羅斯就會成爲世界上第一等國家。」

是的，他常在我面前稱讚同志們，甚至稱讚他並無同情的人們。列甯知道怎樣欣賞他們的能力。我很驚異於他的讚揚托洛次基的組織能力。伊里奇覺察了我的驚異。

「是的，我知道關於我對於他的態度有些謠言。但是，是則是，非則非——我也知道。無論如何他是能夠組織軍事專家的。」

停了一歇之後，他低聲加上，頗有些悽然了：「而他還是不是我們的人，和我們一起，但是不是我們的。他是有野心的。他有些拉塞爾的性質，不好的性質。」

「和我們一起，但是不是我們的，」這一句話他對我說過兩次，第二次是談論另一個重要人物——死在伊里奇自己死後不久。

伊里奇很能知人，那是自然的地。有一次當我走進他的書房的時候，我發現一個人背對着門，同時對伊里奇深深鞠躬告退，而伊里奇仍然在寫着，並不抬起眼睛。

「你知道他嗎？」他用手指着那門。

我說我曾經和他接觸過兩次——關於「世界文學」的事務。

「怎樣？」

「一個胡塗的，無救養的人，我敢說。」

「唔，唔，一個庸弱的人，或許是一個騙子。但是，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或許我弄錯了。」

伊里奇沒有錯。幾個月之後這人就充分地證實了列甫的話。

他對於人有很多斟酌，因為如他所說：「我們的機密是很不穩當的。自從十月以後許多派別都爬起來了。你所敬愛的知識份子是要負這罪責的——這是他們卑鄙的怠工的結果。」

他對我說了這個，當我們在高爾基公園散步的時候。他開始談論阿歷先司，我記不起爲什麼，或者那時他正在作着他的一個卑污的奸計。

「你自己會記起來的。在我們初次會見的時候我對他有一種生理的嫌惡。我不能克制牠。從來沒有人給過我這種情感。我不能不和他同作一些事。我就得用盡各種方法箝制住我自己——這是很難堪的。我感覺——我簡直耐不住這墮落人。」

然後，吃驚地聳起他的肩頭，他說：「但是我沒有看出馬林諾夫司基。那騙

● Malinovsky, Andrew——自一九一一以來即爲布爾什維克黨員，旋被選爲黨的中央執委；

二月革命後由某種文件證明其爲沙皇秘密警察之一；蘇維埃政府成立後自動斷絕，以圖謀派列處死刑。

子。那是一件很神秘的事，那馬林諾夫斯基。」

對於我列甯是一個嚴厲的先生，一個忠實的朋友。

「你是一個莫明其妙的人，」他玩笑地說。「在文學上你似乎是一個良好的現實主義者——而你的對人的態度却是浪漫主義底的。你以為人全是歷史的犧牲品嗎？我們知道歷史，並且我們告訴那些犧牲品：「推翻那祭壇！打破那廟宇！打倒那神明！」而你想要說服我：工人階級的戰鬥的黨首先必須使智識階級舒服。」

我或許是錯誤的，但是我覺得伊里奇是喜歡和我談話的。他幾乎常常囑咐：「來看我——打電話，我們就可以會談了。」

有一次他說：「和你談話是有趣的。你有一種多樣的廣大的經驗。」他也詢問我關於智識階級的態度，他尤其關心科學家。在那時我正在和卡拉托夫在「科學家待遇改良會」裏工作。

## 普羅文學

他是關心普羅文學的。「你以為將來牠會怎樣呢？」

我說我期待的很大，但是我認為必須組織一個「里提維斯」(文學研究院)，附設各種講座：言語學，外國語——西方的和東方的——民俗學，世界文學史，俄國文學。

「唔，唔，」他說，翻起眼睛而且哈哈大笑。「很廣大也很渺茫！我不反對廣大——但是倘若渺茫呢——呢？對於這些科目，我們沒有我們自己的教授，而資產階級的教授們所教的是那麼一套歷史。不，我以為我們還不必開辦這個。我們再等三五年吧。」

然後他埋怨，「簡直沒有工夫讀書！」他常常而且注重地談到狄米洋·白得尼

●的宣傳工作的價值。但是又說：「那是有些粗俗，他跟着讀者，其實他應該再走在前面一點。」

他不喜歡馬雅可夫斯基●，甚至有些惱怒他。「他叫囂，發明古怪的言語，在我看來，沒有一點好處——況且都是不能理解的。那全是一些不相連接的，難讀的東西。他是有才能的吧？甚至很有才能的吧？唔，唔。我們看看吧。但是你不得現在人們寫了一大堆詩嗎？新聞紙上滿篇是詩，每天都有詩集出版。」

我說在這樣的時候青年們喜歡作詩是自然的，而且我以為寫平庸的韻文比寫好的散文更容易。而且我們有許多好的韻文藝術的教師。

「我不相信寫韻文比散文容易。我不能想像。即使你要活剝我的皮我也寫不出兩句詩來。」然後他皺着眉頭。「我們必須把一切舊的革命的文學作品——歐

● Belny Dennyah (1883—)——風潮詩人，共產黨員，俄國最流行的作家之一。

● Myshkovsky V. (1894—1920)——俄國未來派詩人，革命後的「左翼」作家，後自殺。

洲和俄國所有的——散佈在大衆之中。」

他是一個長住在國外的俄國人，而又細心的觀察着他的祖國——從遠處看來牠顯得更光彩更美麗了。他正確地估計了牠的潛在的能力，牠的人民的異常的才能：那時這些都還顯得微弱，被單調而壓迫的歷史所蒙蔽，不過是像金色的星星似的閃爍在俄羅斯的奇異的生活的陰暗的背景裏。

列甯，這世界的一個深遠而偉大的人，已經死了。他的死對於那些認識他的人們的心胸是一個悲痛地打擊，真正的悲痛。

但是死的黑暗不過是更加强了他的偉大的世界的意義，以全世界工人階級的領袖而論。

而且倘若仇視、誑話、和抵毀的黑雲甚至比現在更要濃密起來，那也算不得什麼。沒有一種力量能熄滅掉列甯在這瘋狂的世界的窒息的黑暗裏所激起的火炬。

也沒有另一個人這樣值得全世界的永遠紀念。

列甯死了。但是他的思想和意志的繼承者們都是活躍的。他們積極地進行着比人類史上其他任何工作都更優勝的工作。





## 附錄 列寧給高爾基的信

下面的十五封信，第六和第七兩譯自英國的勞動月刊（The Labour monthly, septem-ber, 1937），其餘的全譯自列寧書簡（The letters of Lenin）。

### 一

寄至義大利，加普里

一九〇八年一月十五號發於日內瓦

親愛的 A·M·和 M·F·，

今天接到你們的快信。真是莫明其妙地想要到加普里來看你們！你們寫得這樣好，以至我發誓要來，而且要說法帶着我的妻同來。不過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

纔能來。我不能放下普洛列特里亞的工作；必須把牠組織好，無論如何困難都要工作下去。這至少需要一兩個月的時間。但是這一定要作到的。到了春天我就可以來喝加普里的白酒，看那普里的風景，和你們談話了。因此，我已經開始學習義大利文，立刻學了M. F. 的樣，用“l'Espresso”代替“l'Espresso”！

你曾經自告奮勇替普洛列特里亞寫了文章。現在你可不容易推脫我們了！我立刻就有一堆調話給M. F. ……

(一)立刻找到和俄羅斯來往的輪船職工會的書記（那裏必定有這樣一個工會！）

(二)要他確實說明輪船航路從哪裏到哪裏；怎樣來往。要他替我們切實佈置一個週期的輸送。需要多少費用？他必須替我們找一個可靠的人（那些義大利人靠得住麼？）。在俄國（譬如說奧德賽吧）他們必須要有一個配送新聞紙的地

● 延至二月二十六號始在日內瓦出版。

址，否則他們能不能暫時和奧德賽的義大利小店主維持聯絡？這對於我們是最重  
要的。

(三)倘若M·F·不便親自佈置這一切，那麼找到那人，解釋給他，斟酌  
情形，使那書記直接和我們聯繫起來。我們就可以用通信的方法和他辦理事務。

我們必須趕快作這件事：在兩三個星期以內我們希望在這裏發行普洛列特里  
亞的第一號而且立刻寄出去。

好——再見——我們將要在加普里會見！A·M·善自珍攝！

你的V·烏利亞諾夫。

二

寄至義大利，加普里

一九〇八年二月十三號發於日內瓦

親愛的 A·M·

我以為你所提起的關於我們底意見不合的那些問題不過是一種誤會的結果。當然我並不夢想「摧殘智識階級」，像辛狄加派的小僕子們那樣，也並不否認知識階級對於工人運動的必要。關於這些問題你和我都不會有什麼意見不合；我們不能會面以來我都確信主要的事是要我們開始合作到底。在合作之中我們就很容易一致了。

你計劃給普洛列特里亞寫短評（已經正式通知你），這使我很高興。但是，倘若現在你正在從事創作，那就不必開斷你自己的寫作。

前一封信我想要告訴你關於托洛斯基的事，但是我忘記了。我們（就是普洛列特里亞的編輯人：彼格達諾夫，杜布洛文斯基，以及一些很好的布爾雪維克同志和我）決定立刻邀請他加入普洛列特里亞。我們寫了一封信給他說明這

● 試譯為工團主義。

意思。我們一致同意簽名在「普洛列特里亞編輯人」的這封信上，因為我們都想要以這刊物來作聯合的基礎（例如，我曾經和托洛斯基戰鬥，在一九〇三和一九〇五年戰鬥得很厲害，那時他是一個孟雪維克）。我不知道他是否討厭那一封信，但是他寄來了一封不是他寫的信，而是「奉托洛斯基同志之命」的寫的，這信通知普洛列特里亞的編輯人，他拒絕替這刊物寫文章，因為他「忙」  
 忙。

依我看來這是裝模作樣。而且在倫敦大會中他也裝模作樣。我不知道他願不願聯合布爾雪維克……

孟雪維克們已經在此地發出通告，要出版社會民主的呼聲月刊，署名的是蒲列罕諾夫，阿舍洛得，鄧，馬爾托夫，馬爾台諾夫。我將要找一本寄給你。這衝突或許要更加尖銳。而托洛斯基是想要超然於「兩派鬥爭之上」的。

關於作為一種宇宙觀的唯物論，我不以為我和你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關於唯

物論底歷史觀（我們底經驗論者，並不反對這個）我們是大體一致的，而關於哲學底唯物論就不同了。我確乎反對把英德人的資產階級性和拉丁人的無政府主義論各於唯物論。作為一切哲學的唯物論却被排斥以至陷於暗淡不明的境地。新時代是一種最慎重的刊物，也無視哲學，從來不提倡哲學底唯物論，而近來却發表了經驗論者的文章，毫無異議。這是不對的，不對的，因為已死底小資產階級性絕不會產生馬克司和昂格斯所教導的唯物論。在社會民主的思潮中一切小資產階級的傾向總是惱恨哲學底唯物論而趨向於康德，新康德主義底批評哲學。不，昂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建立的哲學是不容納小資產階級性的。普列罕諾夫把哲學的鬥爭和黨派的實際鬥爭混在一起，這是有害於唯物論的哲學的，但是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員誰也不應該把現在的普列罕諾夫和從前的普列罕諾夫混為一

● 指波格達諾夫，巴札格夫，威特卡斯基。

●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的機關刊物，發行於一八八三至一九二二年間，晚前的主編者是李次基。

談。

波格達諾夫剛離開我。我將要再和他討論召集會議的事。倘若你堅持——那麼在最近的將來就可以佈置開會。

我問候你。

列寧。

### 三

寄至義大利，加齊里

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號發於日內瓦

親愛的 A·M·

我沒有立刻回答你的信，因為，初看似乎奇怪吧，關於你的論文。我們在編

●關於列寧與波格達諾夫兩人的哲學爭論，高爾基提議召集會議討論解決之，此種會議並未舉行。



輯部裏和波格達諾夫有一場苦鬥。唔……唔……我並沒有說出那爭點或你所想像的主題！

事實是這樣的：——

馬克司主義的哲學之研究。這本書很嚴重地尖銳化了布爾雪維克們之間的關於哲學問題的舊糾紛。關於這些問題，從前我認爲我自己不應該急於發表意見。我祇是常常留心追隨着我們的黨的關於哲學的論爭——開始是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五年間蒲列罕諾夫反米海洛維斯基之流的鬥爭，後來是一八九八年以後的他和康德派的鬥爭（這回我不但追隨，而且於一九〇〇年開始以沙里牙。編輯之一的資格參加爭論），最後是他和經驗的批評論者之流的衝突。

● 這篇論文沒有發表過，內容如何不得而知。

● 另一篇名爲「馬克司主義的哲學大綱」，波格達諾夫，康納卡斯諾諾諸人合著，出版於一九〇八年。

● 這稱爲「聲明」，俄國社會民主黨所發行的科學底及政治底雜誌（一九〇一——一九〇四年間）。

我注意波格達諾夫的哲學著作，開始於他的關於自然的歷史觀<sup>●</sup>，我在西北利亞的時候研究過這本書。而波格達諾夫却從這種見地過渡到別的哲學見解去了。一九〇四我和他本人會見，我們立刻交換我們的著作：我送他我的進一步，邁爾步，他送我那時他剛作好的幾本哲學書之一。而且我立刻從日內瓦寫信到巴黎（一九〇四年春或初夏）告訴他：我以為他澈底否定了他的從前的見解的正確性而證明了邁爾步的見解的正確性。

當邁爾步和我合作的時候，我們屢次討論波格達諾夫。邁爾步解釋給我波格達諾夫的種種錯誤，但是認為並非嚴重的分歧。我分明記得一九〇三年夏季邁爾步和我，以沙里牙編輯人的資格，和現實主義的觀點之研究<sup>●</sup>的發行人的代表在日內瓦接洽，我們同意合作：——我擔任土地問題，邁爾步担

● 一八九九年出版於彼得堡。

● 出版於一九〇四年。

任反馬赫的哲學。蕭列罕諾夫以攻擊馬赫為合作的條件——那發行人的代表完全接受這條件。那時蕭列罕諾夫正在和修正派鬥爭，並且把波格達諾夫認為盟友，同時認為道聖友的錯誤在於初而追隨歐士華，繼而信從馬赫。

一九〇四年的夏季和秋季我們終於承認波格達諾夫為布爾雪維克，並且默默地把哲學劃為中立地帶。這情形一直經過革命時期，而且容許我們互相提供革命方略於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布爾雪維克）——現在我深信那些方略是唯一正確的。

在革命的狂熱期間我沒有機會多研究哲學。一九〇六年之初，波格達諾夫在監獄裏著了另一本書——我相信那是經驗的一元論的第三部。一九〇六年夏季他送了我一本，於是我坐下來仔細地研究了牠。在研究的時候我生氣了而且異常惱怒：我更加分明地覺得他正在走着一貫錯誤到底的路，不是一個馬克司主義。

● 一種馬克司主義的殘酷，反對民黨派及修正派，一九〇四年刊行於波格達諾夫。

● F. W. Ostward (1853—1932)——德國化學家，哲學家。

者的路。那時我曾遞對他發出『愛的宣言』，這一封討論哲學的短信長到三個練習簿之多。在這信裏我解釋給他在哲學上我是一個戰鬥的馬克司主義者，而他的寫得清楚明白的種種著作終於使我相信這回他根本是錯的而蒲列罕諾夫是對的。我把這些練習簿給幾個朋友看（其中有盧納卡斯基），而且我想把牠印成一本一個戰鬥底馬克司主義者對於哲學的見解，但是我沒有付印。我現在後悔當時不曾立刻付印。前些時我已經寫信到彼得堡，要他們把那些練習簿找出來寄給我。

而現在馬克司主義的哲學研究出版了。我已經讀過其中的每一篇論文，除了蘇孚洛夫的一篇而外（我現在正在讀着），每篇都使我生氣。不，這並不是馬克司主義！我們的經驗批評論者，經驗一元論者和經驗象徵論者全都陷入泥塘裏去了。他們教導讀者『信仰』外界的實在是『神祕主義』（巴札洛夫）；在最含糊的形式之中，他們把唯物論和康德主義攪混在一起（巴札洛夫和波格達諾夫）；

他們提出不可思議論（經驗批評論）和唯心論（經驗一元論）之間的差異——他們指教工人們「宗教的無神論」和更高人格品性的「崇拜」（盧納卡斯基）——他們宣佈昂格斯的辯證法的教意是「神祕主義」（白曼）；他們從某種可惜的來源取法於法國的某些「證實論者」——鬼纔知道那一類主張象徵的認識論的不可思議論者或玄學家們（青希克維奇）！不，這太多了！當然我們戰鬥的馬克司主義者都是些並不熟讀哲學書的人們，但是我們怎樣能夠忍受把這種著作叫做馬克司主義的哲學獻出來呢？我寧肯被絞殺也不願參加在宣傳這些思想的著作裏面。

我很固執於一個戰鬥底馬克司主義者對於哲學的見解裏的意見，而且已經開始寫作，但是當然我已徑直率地對波格達諾夫表明過我的意思，當我讀了這些「研究」的時候。

你一定要問：你的論文和這一切有什麼關係呢？不過是這樣的：正當布爾

● 列寧開始著作唯倫與經驗批評論。

魯維克們的這種意見給將要變為特別尖銳的時候，而你在爲普洛列特里亞所撰的論文裏堂堂地開始表示了某一傾向的種種意見。自然我不知道你將要怎樣發展這些意見。况且，我以爲一個藝術家是能夠從任何哲學中取得於他有用的許多東西的。最後，我完全承認：在文藝創作中，一切書籍都能夠是有用的，而且由於你的藝術經驗中和由於一種哲學（即使是唯心論底哲學）中所提煉出來的特殊觀點，你可以得到大有助於工人的黨的種種結論。這些全是十分正確的；然而普洛列特里亞必須在一切哲學爭論中保持絕對中立的地位，使讀者不至於把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革命陣線（布爾雪維克）和經驗批評論或經驗一元論混在一起。

讀了你的論文之後，我告訴波格達諾夫我反對發表牠，他就變爲一團黑雲。在我們之上懸着一片翻騰的黑雲。昨天我們三個編輯人開了一個特別會議討論這個問題，而我們忽然得到了新時代裏的一篇蠢話的幫助。一個不知名的翻譯家

在那刊物的第二十號上發表了波格達諾夫的馬赫與革命，而且在那序言裏胡亂說道：蒲列罕諾夫和波格達諾夫的意見不合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有成爲布爾雪維克與孟雪維克之間的一種黨派分裂的趨勢。由於這一刺激，這位作序言的男的或女的白痴可把我們聯合起來了。我們立刻決定在下一期裏聲明普洛列特里亞的中立性是絕對必要的。道和那『研究』發表之後的我的意見恰相符合。我們已經擬好了那聲明書<sup>①</sup>，一致決定就在明天出版的普洛列特里亞第二十一號上發表。要把這一號寄送給你一本。

關於你的論文，我們已經決定延期付印，並且要把全般情形用三封信解釋給你，普洛列特里亞的三個編輯，各人一封，而且波格達諾夫和我要趕快來看你。

這就是說，你就要接到波格達諾夫的一封信，以及第三編輯人（杜布洛文斯

① 聲明哲學的爭論不是政策的爭論。

基)的一封信，關於後者我前次曾經寫信告訴過你了。

我應該把我的意見坦白的告訴你：我以為在布爾雪維克之中，關於哲學問題必然有一番衝突，但是我以為因此而分裂是愚蠢的事。我們已經成立了一種諒解，共同執行工人的黨的確定政策。我們曾經執行了這政策，不過還有些不一致(我們的唯一爭論是關於抵制第三帝國會議的問題)。但是：(一)並無分裂的朕兆，(二)與唯物主義者和馬赫主義者之間的爭論並無關係，例如，馬赫主義者巴札洛夫就和我一樣反對抵制，曾經為這個寫了一篇長文在普洛列特里亞上。

我以為為了唯物主義或馬赫主義的緣故而致妨害工人黨的社會民主革命政策的執行是不可饒恕的愚蠢。我們的哲學必須不致影響於普洛列特里亞和作為政黨的布爾雪維克派。而且這是十分可能的。

● 內齊反對抵制第三帝國會議。波林達爾天主張抵制。



我以為對於這一點你應該有所幫助，而你的幫助方法是在普洛列特里亞發表中立性的文章（與哲學無關），如文學批評，文藝創作和時事論文之類。關於你的論文——倘若你想要防止分裂而且使新糾紛局部化——你就應該修改牠：即令是間接有關係波格達諾夫的哲學的任何意見都必須送到別處去發表。謝謝上帝，你是盡有別處可以發表你的文章的，除了普洛列特里亞而外。凡是和波格達諾夫的哲學無關的各種稿件——而且你的論文的最大部份確是與牠無關的——必須繼續發揮，交給普洛列特里亞，將來彙集成書。

我以為在你這一方面的其他任何行動，譬如拒絕修改那論文或拒絕投稿普洛列特里亞之類，都勢必引起布爾雪維克們的衝突的尖銳化，使那新糾紛更加難於局部化，削弱了俄國的社會民主革命的日常的實際的主要政治工作。

這是我的意見。我已經把我的意思全都告訴你了，等待着你的回答。

我們今天就想起程來看你，但是我們覺得我們必須把這旅行延遲一週星期，

或者甚至兩三個星期。

我問你的好。

你的列寧。

#### 四

寄至義大利，加普里

一九〇八年三月廿四號發於日內瓦

親愛的 A·M·

我已接到關於我和馬赫派爭吵的你的回信。我十分理解並尊重你的感情，而且我必須告訴你彼得堡的朋友們也寫給我同樣的意見，但是我深信你們全都錯了。

你必須而且將要明白：一個黨人既經相信某種學說是大錯而且有害的，那麼

他就必須反對牠。倘若我不確實相信（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我已經發見了巴札洛夫和波格達諾夫之流的學問的源流）他們的書馬克司主義的哲學之研究自始至終，從根到枝是愚蠢的，有害的，庸俗的，那麼我絕不嘮叨什麼。普列罕諾夫在原則上反對他們是十分正確的，不過他不知道，或不願，或太懶，把話說得更具體，更詳細，更簡潔些，不至以哲學的精微之詞過份威駭讀者。總之，無論如何，我必須照我自己的想法說了出來。

這怎麼能夠「調和」呢，親愛的A. M.？不消說，這簡直是開玩笑！一場鬥爭是絕對不能避免的。而且黨人們必須竭力不含糊，不因循，不推諉，但是也必須使黨的主要的實際工作不受妨害。你必須看到這一點，那麼俄國布爾雪維克十分之九將要幫助你和感謝你的。

怎樣能夠作到這一點呢？由於中立麼？不，在這樣的問題上不能也不可有任何中立。倘若有的話，那麼祇有在這種特殊意義之下：道爭吵應該和黨分別開。

你一向都以為黨外的人的地位來寫文章；以後也應該繼續這樣作。祇有這樣分別的方法，黨纔不至於受牽累，不至於被迫迫而在今日或明日投票決定，就是說，使這爭吵成爲恆久的，慢性的和永久不完的。

這是我所以反對把任何哲學載在那雜誌上的理由。我知道因爲這意見我要被詛咒的，而且他們想要在我還沒有閉口以前就封閉我的嘴！但是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吧。

那雜誌的第一號他們打算登載的哲學論文是：巴扎洛夫，波格達諾夫和盧納卡斯基反蒲列罕諾夫的三篇，我的一篇——我說馬克司主義的哲學之研究是白狄也夫主義和牧師主義。

第二號他們打算登載九篇巴扎洛夫，波格達諾夫和盧納卡斯基反蒲列罕諾夫和列寧的論文，寫得很緊張。我也寫了一篇，證明馬克司主義的哲學之研究是波

● 高爾基提議海濱的布爾什維克的疑難，終於未能出版。

波夫主義和牧師主義。

第三號——咆哮和咒罵！

我能夠寫出六篇或十二篇論文反駁「馬克司主義的哲學之研究」，而且再寫一篇指責各位作者和他們的不同的意見的漏洞。但是像這樣糾纏下去，到什麼時候爲止呢？這樣繼續爭吵不是要使黨的分裂成爲必不可免麼？到了那時縱然大家都明白這會造成怎樣的結果，來投票決定終止討論吧，也不能使黨團結了。

仔細想一想吧，倘若你害怕分裂。實際工作的黨員願意來分送這種互相攻擊的書麼？沒有更好的別的方法了麼？你以前怎樣寫就怎樣寫吧，不必顯然顧到兩方面。在黨外爭吵，黨是能夠暫時容忍的。倘若要和緩那必然的苦惱，那麼我相信祇有這個辦法。

你說這樣鬥爭是利於孟雪維克的。你錯了，A·M·大錯了。倘若布爾雪維克派不把布爾雪維克們的哲學和實際政策分別開，那麼孟雪維克就會勝利的。

確乎要勝利的。倘若哲學的爭論執行於黨外，那麼孟雪維克終必要失敗於政治學，以至滅亡的。

我說：把這爭論和政黨分別開。在強有力的人們之間劃出這種分別自然是困難而又痛苦的事。時間是需要的。深思遠慮的同志們是需要的。在這一點上實踐的人們將要加以幫助。你對於這一點必須幫助。這對於你是『心理學』，是著作的材料。我想你能夠有所幫助，大有幫助，倘若你讀我的反對那『研究』的書的時候，你不至於惱怒我，像我惱怒他們似的。

仔細考慮那雜誌的事並且趕快答覆我。我們（波格達諾夫和列寧）現在就來看你，這於我們能夠有什麼好處呢，我有一小點懷疑。不必要地緊張起神經來有什麼用呢？一個長途旅行……結局是必然爭吵。更簡截地決定了那雜誌的問題，避免什麼冗長的討論或形式的和不必需的會晤，豈不更好嗎？我對你提出這些問題不過想徵求你的意見。

開候 M·F。

我確是想到加普里來，而且設法帶着我的妻同來，但是我願意來就來，與哲學的爭吵無關。

我問你好。

你的列寧。

再，附寄關於偵察着你的一個暗探的某種重要消息。

## 五

寄至義大利，加普里

一九〇八年四月十六號發於日內瓦

親愛的 A·M·，

今天接到你的信就趕快回答。現在就來看你在我是有害而無益的：我不能而

且不願和主張把科學的社會主義與宗教聯合起來的人們。談話。寫練習簿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我們不必辯論，不必要地緊張起神經是愚蠢的事。哲學必須和黨務分別開。布爾雪維克中央的決定也迫使我們這樣作。

我已經送去付印一篇最正式的宣戰書。外交手腕在此地是不相宜。當然我所謂外交手腕不是惡意的，而是好意的。

你的好意的外交手腕，親愛的 A·M·（倘若你也還沒有開始信仰一種上帝），就必須把我們相互間（連我在內）的事務和哲學分別開。

● 波格達諾夫和盧納卡斯基都已在加普里，所以高爾基邀請列寧去討論他所提議的布爾雪維克雜誌。

● 見第三兩第六節。

● 一九〇七年五月布爾雪維克派選舉列寧，波格達諾夫等為中央委員。

● 一篇論文，題為馬克司主義與修正派，反對波格達諾夫諸人的哲學。



除了哲學以外的其他事務的討論在現在是並不急迫的：說起話來也要不自然的。但是，倘若有些別的事情，與哲學無關，譬如爲普洛列特里亞必須和你談話，我是願意來看你的。（我不知我能不能找到路費：現在我有種種困難。）但是我再說一遍，祇要不談哲學或宗教，我就肯來。

但是我真想來看你，和你談談，當我有空閒的時候，作完我的工作之後。  
我問你好。

你的列寧。

再，問候M·F，她不擁護上帝吧，擁護嗎？

## 六

寄亞義大利，加普里

一九〇八年四月十九號發於日內瓦

親愛的 A·M·

我接到你和 M·F·的電報，今天或明天早晨我就要送出我的辭謝。我再重複一遍：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把著作家們的哲學討論和黨務混合在一起是不能容許的。我已經把這一點寫信給盧納卡斯基，而且，爲了避免因爲我的辭謝不來而引起的種種閒話和誤解，我對全體同志重新申明：我們必須照常一致執行我們的工作：我們之中並沒有誰不滿意於在革命時期所實行的政策。這就是說我們對於黨的義務是爲防衛這政策而戰鬥。對於普洛列特里亞和其他一切工作我們必須全體一致這樣作。

倘若這時爲了哲學問題 A 罵 B 或 B 罵 A，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說，我們必須不妨害我們的工作。

我請求你和同志們對於我的辭謝不來切不可加以壞的解釋。我很抱歉，但是我不能來是因爲一般事務和編輯的事務。

我致意你們。

你的列寧。

我們正在等待着盧納卡斯基預約的關於羅馬罷工的論文，越快越好。

我們期望一切作家幫助普洛列特里亞：這刊物的一切缺點我們全都負着責任的。

關於錢的事，希望波格達諾夫擔負最大麻煩！俄國國內同人正在嚷着缺乏資金的！

## 七

寄至義大利，加普里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四號發於巴黎

親愛的 A·M·

許久沒有從你和M. F.得到任何消息了。沒有加普里的消息我是悲哀的。怎麼回事呢？你總不至於像別人所說「不來就不往」似的吝惜信件吧。

我們這裏一切如常。一大堆瑣碎的小事，以及與黨內「分裂」的鬥爭有關的各式各樣的不愉快。唔！……但是在加普里必然是舒服的吧。

因為調解各種爭吵，我們曾經奔忙於出版工人日報的老計劃。我們曾經勉強捐到四百佛郎。第一號終於在昨天印好了。現在我把樣本和排印秩序單寄給你。僑居在加普里和那普里的人們，凡同情於這事業（和布爾雪維克與蒲列罕的協調）的，都邀請來加以各種幫助吧。工人日報是必需的，但是對於託洛斯基却無法合作，他暗中勾結取消派和撤退派。在科本海京大會上，蒲列

● 布爾雪維克派的刊物，曾經得到蒲列罕及孟斐維克派份子的合作，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二年間發行於巴黎。

罕諾夫和我竭力反對托洛斯基在字爾瓦次上所發表的下流的論文。他在新時代上所發表的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黨內鬥爭的歷史意義尤其陰險。還有盧納卡斯基在比利時的人民報上所發表的論文——你看見了嗎？

爲了和我們的曙光、及生活、鬥爭，我們正在籌備一種合法的小刊物，也是和蕭列罕諾夫合作的。我們希望趕快出版第一號。

- 取消派是主張完全取消黨的非法活動的孟謝維克份子；撤派派是主張撤派當選第三帝國會議議員的黨員，並主張不參加帝國會議的任何選舉。

#### ● 第二國際第八次大會。

- 在北的發行的社會主義的最大日報。托洛斯基的論文發表的該報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八號。
- 托洛斯基的俄國社會主義的糾紛，發表於新時代（一九一〇年九月九號）。
- 孟謝維克派中的取消派的機關報，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四年間發行於彼得堡。
- 取消派的早期的刊物之一，發行於一九一〇年尾。

這些全是我們的小事情。我們正在一點一點地，沉靜地，勤懇地把我們自己從爭吵之中引上正路。

你有什麼消息麼？你已經寫信給斯托洛伊夫了麼？得到了怎樣的回答了？我們第一次寫信給他建立「關係」；他接信之後回答說他不知道寫信的是誰。我們又寫信去。沉默了。此地人手異常缺乏，而且老朋友們都分散了。

我會經聯合帝國會議的份子，籌備一種週刊在彼得堡出版（當地的孟雪羅克幸而並不傾向取消派而傾向於普列罕諾夫），但是這事又停頓下來了，鬼纔知道爲什麼。

把你的近况告訴我。工作的情形良好嗎？你在夏天所提起的評論有什麼事故嗎？支甫尼書店的情形怎樣？

● 此處所指的是星報，終於一九一〇年尾開始發行，流行了幾年。

● 彼得堡的一個書店，高爾基是一個股東。

對於M. F.我真要生氣了。她約定寫信。一個字也沒有。她約定打聽巴黎圖書館裏的俄國革命史。毫無消息。這是不對的。

握手。

你的列寧。

## 八

寄自義大利，加普里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五號發於巴黎

親愛的A. M.

差不多兩個月沒有寫信給你。上次寫信的時候，學校。纔開學，現在學生都已經走了。沒有得到回信，所以我疑心那『談話』已經延擱了吧，或者已經根本變更了。吧。里斯兼珂前天到這裏來告訴我們加普里的情形，我很喜歡知道這

一切都因為在大會●之後你延展了我和你的會期。里斯萊珂說加普里的種種計劃仍然和從前一樣：一個大型的期刊，一個大型的日報以及一個小日報。

是的，這似乎是正當其時。取消派正在收買基夫的小日報（我今早接到彼得堡來信這樣說）而且要把牠遷到彼得堡去。設法抵抗這事是最重要的。

目前我們祇能籌款恢復星報。我期待着你的幫助。請送一篇文章來。開始就特別需要你的支持，因為恢復一種停刊的出版物是不容易的。

你接到加米涅夫的小冊子●了麼？我希望這可以消除顯然反對那作者的某些

● 一九一一年夏季布爾喬維克在巴黎附近的爾支萊所設的黨校，學生都是從俄國來的工人。列寧在這裏講授政治經濟和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

● 高爾基擬與列寧合作，在俄國出版一個雜誌和一個日報。這計劃終於沒有實現。

● 這顯然是指一九一一年六月十號至十一號俄國社會民主勞工黨在巴黎所舉行的大會。

● 顧名爾滿，有列寧的序言。



成見。

關於黨務方面，我們正在一種糟透了的情況之中，但是無論如何已經快要解決了。普列罕諾夫正在推諉；在解決之前他總是這樣的。這好像是一種毛病。馬爾托夫把他的小冊子的譯本（救世主或破壞者）送給考次基和蔡特金，這於我們是很有益處的；考次基和蔡特金都咒罵我們的小冊子，前者稱牠為「反叛」，後者稱牠為「髒髒」。

F. . .  
好，祝你好。替星報寫文章。寫幾行字給我，倘若你不太懶。問候M.

你的列寧。

## 九

● Clara Zetkin (1857-1935) 德國社會民主黨，戰後加入共產黨。普特勒執政後，亡命莫斯科。

● 馬爾托夫的小冊子盡力調解黨爭。加米涅夫的小冊子是答覆馬爾托夫的。

寄至義大利，加普里

一九二二年八月一號發於奧地利，格拉科

親愛的 A. M.

我已經接到你的信和西北利亞的來信。我的通信處是格拉科，不是巴黎——  
參看上面。

我不十分明白你是從哪一黨的立場來追擊我的。或許是從社會革命黨的立場  
吧。

不，不開玩笑，你已經採取了一種不好的態度，小資產階級的滑頭態度：  
「你們雙方全是口角家呀。」祇要看看社會革命黨的文學的新刊物，創造  
吧。比較一下國外黨團組織新聞，革命思想，革命的俄羅斯，以及洛

●奧地利，格拉科，斯威爾茲尼克，二一八號，威羅高利亞路。

●社會革命黨在國外發行的機關報。

普辛之流的作品吧。回想一下路標吧。回想一下米留可夫和格里狄士可爾（最近他發見第二次革命在俄國是並非必要的），以及其他詭辯家（半詭辯家）吧。

把這些全都比較一下；把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年社會革命黨中的圖洛多維奇，米名派，和加狄士之流的思想傾向綜合起來，比較一下社會民主黨會有的和現有的思想傾向（總有一天有人——歷史家吧——必定要作這工作的）。比較

● 社會革命黨在倫敦發行的機關報。

● 社會革命黨聯合會的中央機關報。

● 小說家斐文科夫的別名。

● 俄國知識階級的雜誌。

● 宋名週刊，出版於彼得堡，主張所謂「批評的社會主義」，由憲政民主黨主持。

● 憲政民主黨的略稱。

之後，你就知道社會民主黨而外的各派對於同一問題都有一致相同的決定，因此我們的黨裏緣分裂出取消派和撤退派。

資產階級人士，自由主義者們，社會革命黨徒，都不認真處理尖銳的問題，明辨是非，祇是使用外交手腕，以折衷辦法為滿足，欣欣然呵責社會民主黨內的爭吵。社會民主黨與其他一切派別的不同之點是這種爭吵使社會民主黨內獲得了深刻的和明白的思想根源，而他們却使他們的爭吵外表光滑，而內面確是空虛，猥瑣和卑鄙。我絕不願意以社會民主黨內的深刻的思想衝突交換社會革命黨之流的淺薄圓滑和空虛貧乏。

問候你好。

你的列寧。

再，問候M.F.

又，俄國國內現在有着革命的狂熱，不是其他任何狂熱，而是革命的狂熱！

總之，我們已經能夠組織一個日報，真理報——因此，要感謝有些素材所吠吠的那一月會議。

## 十

寄亞加普里

一九二二年八月或九月間發於格拉科

親愛的 A. M.

倘若你承認「我們的爭吵是由於思想根源的無法調和的歧異所引起的」——社會革命黨也有這種爭吵（而且加狄士派也有，如路標，你沒有加上這一層，但是無疑地加狄士派也有的）——而且承認一種改造派（好字眼！）的黨正在構成中，那麼你就簡直不能對取消派和牠的敵黨說：「你們雙方都是口角家呀。」

●一九二二年一月在普拉格所舉的全俄黨大會。托洛斯基之說對於大會頗多非議。

已經明白爭吵的根源而並不參加在爭吵之中的人們的任務是幫助羣衆看清那根源，而不是在檢討爭論之中對羣衆說明這是「私人間常有的事」。

「我們領袖們並不會寫過一本明白簡單的書或一本詳明的手冊……」這是不確的。我們盡力寫過了，比以前並不見得更不明白或更不簡單。而且我們寫過許多。我們寫過許多文章反對那些「絕不爭吵」的人們（反對路標，見新時代報十五號），反對柴爾諾夫（加米涅夫的論文論民主黨員的任務），反對洛支可夫（由列寧署名的論文，見星報三十二號）等等。尼伐之星的各期你都看見了麼？……「這結果是：俄國內有很多好青年工人，但是他們都喜歡反對國外的人們……」這確是真實的，但是這並不是領袖們的錯誤的結果，而是俄國和僑民隔離的結果，說得更正確些，是被隔斷的結果。這種隔離必須再聯通起來；咒罵領袖是容易而又便宜的事，但是沒有用的……「勸阻工人參加會

議——」

什麼會議？現在取消派正在召集的那會議麼？所以我們勸阻他們，我們勸阻了嗎？這其間沒有某種機會麼？

我聽說安弗提圖洛夫的一篇論文載在華沙快報第二號上，主張抵禦第四次帝國會議。你或許得到這論文了吧？請寄給我，看後寄還。

波羅底海艦隊中正在醞釀着一些事情！海軍團體和社會民主黨特派一個代表到巴黎來看我（秘密）。毫無組織——我簡直要哭了！倘若你和軍官們有些關係，你應該竭力作些組織的工作。水兵們正在一種戰鬥情緒之中，但是他們也可以徒然犧牲掉。

你在生活的需要裏所發表的論文都是不成功的。所以牠是一種古怪的刊物：

●托洛斯基曾連續八月間，反對布爾什維克。該黨於一九二二年八月在維也納召開國際社會民主勞工黨大會，對抗一九二二年一月在華拉格所舉行的全俄黨大會。

取消派的，羅洛多維奇派的，路標派的。然而，種恰恰正好是一個「無階級的改良派的黨。」

你問我爲什麼住在奧地利。中執會已經在這裏建立了一個機關（秘密）；這裏接近國境，我們將要利用牠；我們更接近彼得堡了；那裏的新聞紙只要三天就可以達到我們；替俄國內刊物寫文章更加容易，聯合的辦法已經佈置好了。這裏少有爭吵，確是一種好處。沒有好圖書館，這是壞處。沒有書籍是困難的。

我問候你。

你的列寧。

## 十一

寄亞維大利，加普里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號發於格拉科



親愛的 A. M.

似乎許久沒有得到你的消息了。你好嗎？身體好嗎？

今天我接到一八七號真理報和一張一九一三年的定報單。這報紙現在有種種困難：夏天銷數低落以後，增加得很慢而且還在虧本。他們甚至暫時停止支付兩位常任撰稿人的薪金，因此使我們的境況陷於極度困難。我們想要鼓吹工人，推廣銷路，使他們多多定閱，用他們的錢來維持這報紙而且加以擴大；否則，帝國會議開會的時候，我們就沒有地方發表意見了。

我希望你也參加鼓吹，使這報紙站得住。如何？倘若你有一篇小說或其他適當的東西送去，那麼廣告一登出去，就是一種好宣傳。否則，約定在最近的將來或一九一三年內投稿一篇。總之，祇要你寫一封簡單的信給工人說明極積支持工人的報紙的重要（定閱，推銷，捐助），也就是一個很好的宣傳。●

●一九一三年一月一號真理報（第二〇五號）曾登載高爾基的偉大的愛。

請你隨便寫一篇直接寄給真理的編輯們（聖彼得堡，牙木士卡亞街二號），或送到我這裏：（格拉科，盧色明斯基戈）四十七號烏里亞諾。

這裏或許不會有戰爭，我們將要住下去，『利用』波蘭人對於沙皇主義的仇恨。

取消派正在領導一種進攻，反對革命的罷工！他們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了！據說一月九號要有一次罷工和示威。

在三次帝國會議之中（第二，第三和第四次），這回纔有從重要省份選出的六個工人代表全都站在黨的方面。事情是困難的，然而工作總算有進步。

你看見了洛普辛在沙弗提上所作的防衛，以『思想和批評的自由』之名回答納廣生之流所給那編者的信。麼？那確是比取消主義更壞的——一種糊塗的，卑

●格拉科是逃避沙皇處設的波蘭人亡命集中地，約有四千人。

●這次罷工和示威是積極準備了的，為郵寄的緣故，列寧故意含糊其詞。

怯的，搖動反覆的無賴，但是總算一貫的墮下去。

我們現在正在「逆流」游泳——我們現在必須爲革命打退羣衆中的「也是革命家」——無疑的，在羣衆中，在工人中，確有一種革命精神，但是具有革命意識形態的新的民主主義的知識份子（在工人中）長成得緩慢，落後，還不能把握那種精神。

問候你。

寫信給我。

你的列寧。

再，問候M. F。她已經變爲十分沉默了——。

## 十二

● 塔爾辛的小說不會有過的事，引起社會革命黨左派的許多抗議。

寄至義大利，加普里

一九一三年三月八號或十號發於博列

親愛的 A·M·

今天我讀完了那「大赦」宣言。

文人似乎是完全被赦了。你應該設法回去——當然首先要看清楚你是否會因為那學校而受罪。他們或許不會為這事陷害你吧。

我希望你不要以為接受這大赦是不可能的。這是一種錯誤的見解！在這時候一個革命者在俄國國內將要作出更多好事，我們的代表們甚至於還簽名在「莊嚴的誓約」上咧。

當然不要你簽名在什麼「誓約」上，這是沒有問題的，而是要你利用這次大

● 羅曼諾夫帝室三百週年紀念大赦宣言。

● 一九〇九年社會民主黨在加普里為工人所辦的黨務學校，曾經得到高爾基的密切合作。

赦。把你的意見告訴我。我以為你會來看我的，倘若你決定移動；總之，我們是在你的路上的！

遊俄羅斯（新的俄羅斯）將要給予一位革命作家種種機會，更加百倍有力地打擊羅曼諾夫公司。

你已經接到我的前一封信了嗎？我已經許久沒有得到你的信了。你好嗎？

你的列寧。

再，你已接到 N·K· 的信（有情報）了嗎？

### 十三

寄亞美利加，加普里

● 即羅曼諾夫希望。

● 列寧夫人。

親愛的 A·M·

一九一三年五月初發於波洛尼

你替啓明五月號所寫的論文和小說進行得怎樣了？他們寫信來說可以銷行一萬至一萬五千份（看我們有了怎樣長足的進步呀），只要有你的文章在內。告訴我寫好了沒有。真理也要轉載，這樣就可以有四萬個讀者。是的——應該把啓明好好地辦下去；否則，見鬼，就簡直沒有一種經常的期刊是爲工人，爲社會民主黨，爲革命的民主主義的——一無所有，除了一些淺薄陳腐的刊物而外。

你的康健怎樣？你已經休息過而且將要在夏天繼續休息麼？我覺得澈底休息一下對於你是很必要的。

我正在困難之中。我的妻害着甲状腺腫。神經衰弱！而我的神經也在和我搗

●許多期都沒有高爾基的文章。一月號纔印出他的「編賦」。

亂。我已來到沙可本附近的波洛尼村，要在這裏過夏。（我的通信處：奧地利，加里西亞，波洛尼，威廉·烏里亞諾先生。）

美好的鄉村。適宜於衛生，大約高出海面二千一百尺。而你怎麼樣呢？願意到這裏作一次短期旅行麼？有幾個有趣的工人將要從俄國到這裏了。沙可本（距此地六英里）是一個著名的休養地。

你看過了狄米洋白得尼的「寓言」了麼？倘若沒有看見，我把牠們寄給你。你看了之後，寫信來告訴我你的意見。你按期接到真理和光線麼？不論如何，我們的工作是進步了，而且工人的黨已經變為一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反對自由主義的無賴和取消派之流。有一天在我們的街上我們必定要有一次慶祝會的！我們現在正在慶賀彼得堡金屬工人在工會幹事選舉會中戰勝了取消派。

而且「你的」盧納卡斯是一個好傢伙！噢，一個很好的傢伙！他說梅特林克是一個「科學的神祕主義者」呀！這回盧納卡斯和波格達諾夫或者已經

不是「你的」了吧？

不開玩笑，正經說吧。寫信來。多休息。

你的列寧。

再，你以為真理的紀念號，怎樣？

## 十四

寄瓦維大利，加普里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初發於格拉科

親愛的阿里克先·馬克西莫奇，

我今天掛號郵寄給你啓明上所發表的一篇小說的開端。我們以為你會稱讚它

● M. Maeterlinck (1862) 比利時詩人，劇作家，以神祕的象徵派著名。

● 引用盧納卡斯基的短評公佈與希羅，發表於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的恩切。

● 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三號。



的。倘若，和我們的預期相反，你不喜歡牠，那麼就打電報給啓明——「暫緩發表字丁斯基的作品」或：「退還字丁斯基的小說」。

據說有一個布爾雪維克，雖然是從前的布爾雪維克，正在用一種新方法給你醫病，這確使我很焦急了。上帝要我們避開一般「同志」醫生，尤其是布爾雪維克的醫生！但是，認真地說吧，以百分之九十九的事例看來，「同志」醫生都是蠢材，這是一位頂好的醫生告訴過我的。我要你相信害了病祇好找第一流的外國專科醫生診治（小毛病除外）。讓一個布爾雪維克在你身上作他的實驗是可怕的。在那普里的醫學教授們的管理之下或者是較好的事，倘若這些教授們真是懂得——倘若你在冬天遊歷，你可以訪問瑞士和維也納的頭等醫生，倘若你不肯這樣幹，那就不能原恕了。現在你的康健怎樣？

你的列寧。

●高爾基這道了。

再，在彼得堡我們的工作十分順利，工人們都在黨的領導之下，活動於一切合法的社團之中，連保險公司在內。幾個聰明而有趣的青年人曾經到這裏來看過我們。

通信處：加里西亞，格拉科，盧包明斯基，五十一號，威廉·烏利亞諾。

## 十五

寄至彼得堡

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一號發於貝尼

親愛的阿里克先·馬克西莫維奇，

我把一部小冊子的原稿，寄給紀事。轉交你，但是牠並不是投稿給紀事的。

●有國際主義傾向的一種雜誌。

我要你找地方發表牠。

我曾經盡其可能地把美國的新事實用通俗的寫法暴露出來，我相信這對於闡明馬克司主義和使牠通俗化是特別有用的。我希望我的解說對於新的讀者層是清楚而且明白的；這一讀者層在俄國國內正在增多，而且想要明白世界的經濟進化。

我也還要繼續發表第二冊——論德國。

我正在著作一部討論帝國主義的小冊子。

因為大戰的緣故我急需用文筆來賺取生活費，所以我要你，倘若可能而不太麻煩的話，趕快出版這冊子。

●一九一七年由文爾尼伊書店發行。

●這書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爾好。

你的列寧。

通信處：貝尼，西登威，四號A，威廉·烏利亞諾夫先生。

和列甯相處的日子

版權所有

著者 高爾基  
譯者 羅發南  
發行人 徐伯斅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將稿後第一版

